



今文尚書



中西圖書
師範堂刊



序

尙書傳自伏生其徒歐陽夏侯西京立學宗習徧天下溯龍門著
記虎觀講經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爲主雖其間有史公雜采
之說有三家歧出之說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魯壁
不列學官盛於新莽微於中興厥後杜衛賈馬賡續倡和若故爲
今文樹之敵者而其從來亦遠矣夫經義不窮引而日新學塗衆
趨則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漢書稱今文徒衆或
善修章句或增多師法未嘗不各自爲說若古文當日之不泯亦
非獨文字古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
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桑君長名傳古文其言散見地

序

志水經與今文不同者皆可決其爲古文說劉歆又從而推演之
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統麻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
今文由歆摶說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不
其然自鄭君以漢末儒宗雜糅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東晉僞經傳
出茫昧千年 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
阿高密強仞今文蔽一尊尙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擯斥
舊聞蔽三皮君鹿門治尙書最精嘗爲大傳疏證古文冤詞平議
二書行世矣近復以今文尙書攷證視余其條理今文詳密精審
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蔽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爲前導可不迷
於所往余讀君撰箸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說反求於心

而未能釋然序君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竊附於諍友之義云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月正元日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三十三字過大丁酉月正元日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而未能釋然序君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竊附於諍友之義云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月正元日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凡例



自獲麟奮筆刪書百篇祖龍燔經烈火一炬慙遺一老肇啓三家

漢代今文涉南爲盛雖復河內屋壁撥魚鳥之隆文廟堂金絲發

科斗之奇字而或僞眞莫辨傳注全無今文大誓疑引緯書與大

篇之文不類伏生所傳本無傳史記之文爲之與廿九

大誓孔安國無受詔作傳事是以二百餘年不參異義十四博士

合爲通家御史大夫衍三大宗之緒歐陽大小夏侯尙昌邑太傅

開兩夏侯之傳禮同出於夏侯始昌馘馘彬彬元元本本是知

子駿之移博士本屬調言敬仲之序官書皆爲謬論劉歆移太常

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衛宏古文

官書序云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皆祖古文

而誠今文之謬論涉南之學極盛烏趙宋以降伏書散亾涉南韻

有朽折散絕略以其意屬讀者哉

家無復別風之字吳中孤本僅傳雅雨之編抱經補其遺恭甫刊

其誤於是福州輯本鄞縣佚書踵事遂精攷文較覈覽其閔悒拱

壁足珍葆此殘篇碎金斯貴如大麓之野必是名山旋機之星乃

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十二

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內刑何闕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

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紬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

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闕七年而致

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凡此瑯詰

今文尙書攷證 凡例

一



麓非錄尙書百揆百官何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名允子朱爲丹朱知非允國之主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譌

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

九官十二牧合以彭祖堯是二十有二人四嶽卽在十二牧之中

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必當分列夏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卽爲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屬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非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殺懲前悔過參攷舊文不乖師說至若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伐者箕子封朝鮮之前已先訪範

史記惟此二事與大傳不合

雖有小異無害大同

今文尙書攷證

凡例

二

西京舊說旣萃龍門東漢逸文亦叢虎觀

白虎通多載今尙書說

琮璜五玉

麇鹿二牲九族親睦竝列異聞三攷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

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

岱宗斯隆封禪之典攷績事由二伯州牧竝立三人五行衰王之

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卽位大斂卽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宜

革正社稷用孝經之說博士理本相通巡守徵王制之篇今文義

原一貫他若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肯於伏書亦無

違於遷史

三家派分顓門教授說經者言逾百萬從學者衆至千人大麓旋

機或更古義象刑章服亦背師傳

漢人以大麓爲大錄旋機爲渾儀象刑爲象天道作刑服章爲

十二章九章皆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合蓋三家博士新說也然矛盾無多淄澠可辨攷其得失

足用證明乃知熹平刊經皆據學官之本白虎議奏不主中祕之

書意在同文名非摹古至於赤文綠字絳緯可甄翠琬青珉豐碑

未泐殘竹拮逸斷碣鉤沈凡屬隻義單詞皆同吉光片羽漢世通行今文

漢碑尤可據信

疏通古義當據舊文俗儒不知妄說斯啟是末師而非古執誤本

以疑經如索隱據偽孔以誣史公近人據馬鄭以誣伏生皆是豈知懸牛頭而賣馬脯何怪

抵牾斷鶴雞以續鳧脰安能強合故事實不可移易古今尤戒混

淆如箕囚而微乃奔詎有父師可告衛封以伯為爵見史記衛世家漢書古今

人胡云康叔稱侯君夷以居攝為疑非因時已致政伯禽以征戎

今文尙書攷證 凡例

三

就國何得尙未受封略舉數端足資隅反誠能塙守伏義證明今

文究馬班二史之異同掇東西兩京之遺逸則通如馬鄭尙難執

簡而爭偽若梅姚何從緣隙而奮

漆書一卷出自西州馬鄭古文本於杜林漆書古文四十六卷漆書止一卷則非全文孔安國本藏於中祕新

莽赤眉之亂蓋已亡佚此一卷當即其中佚出者漢時民間相傳本有古文尙書蓋孔安國副本然不立學私相授受不無譌脫變

亂如我其試哉脫帝曰夔曰八字重出優賢揚受不無譌脫變宗無大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杜林好小學蓋用漆書一卷

校正當時之古文尙書文字其本較他本為善故馬鄭依用之然漆書非完文近人以爲馬鄭即孔壁古文非也古序百

篇疑由東海今所傳書序與史記所引書序多不同詳見書序攷證或以毛詩序爲衛宏作古文書序疑亦出於宏蓋

不無變亂文惟崇古義乃戾今豈知中祕舊藏外人莫覩臨淮早卒箸

述無傳孔壁真本惟劉向校中古文見之至東漢蓋已矣史記云安國爲臨淮太守蚤卒不云有箸述漢藝文志列歐陽夏

侯章句說義古文尙書經四十六卷不列章句說義蓋本無之凡屬班志臚列論衡徵引說文表

其逸字異義述其遺聞大率遠出國師近宗衛賈掇周官於屋壁

据左氏於山巖孔安國古文尙書惟以今文正其文字並無義說其義說蓋創自劉歆歆於哀帝時請立古文尙書

為諸儒所持平帝時王莽從之卒立學既立學當有章句義說蓋皆歆為之莽立六宗建三公歆作三統麻以為文王受命九年崩

武王十三年克殷皆與今文尙書異即其說也後漢儒林傳云杜林古文尙書賈逵為之作訓又云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尙書為杜

訓旨是杜林止有定本而無訓義衛宏馬鄭相繼成之馬鄭注尙書多引周禮說虞夏之制或亦本於劉歆說也漢書地理志論衡

說文異義引古文尙書說亦即劉歆衛賈之說諸君厭故喜新是丹非素遂使苻孛出

揜北斗之光芒妖譎紛乘啟黎邱之誕幻且孔壁文多譌脫不如

伏書遠有師承膠東傳經竟漏帝曰媯汭降女皆屬臣言此則誤

始庸生咎非馬鄭孔穎達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庸生傳古文為孔安國再傳弟

今文尙書攷證 凡例

子其書已譌脫如此如其說則當以我其試哉竝為四嶽語豈可通乎據此足知安國古文不及伏生今文此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驗也史記云堯曰吾其試哉是史公所據今文有帝曰僞孔本亦有帝曰此僞孔從今文勝於馬鄭古文之一證也段茂堂左祖馬鄭乃以我其試哉應足見壁中古本已遜涉南今文何必補為四嶽語蓋絕知者之聽

安國之遺開子雍之僞

浚長侍中皆名碩學扶風高密竝號通儒乃必寶守漆書力崇祕

簡者蓋以壁藏舊本體少變更世俗通行字多譌省是以兩漢碑

碣不盡合於六書中郎石經間亦參夫變體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當時通行之今文而崇不合時用之古文及觀石經與漢碑文字多向使

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

參稽脫誤法中壘之授文不尙怪奇戒紅休之立學字體或依古

本訓辭仍襲今文義兼取其兩長聖可俟夫百世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攷

然古文無說解劉歆衛賈皆不足據說解應仍用三家今文兼采所長乃為盡善乃必疾其蔽旨詆為俗儒輕博士而重孤家別立漢幟祧涉南而禰棘下強撥秦灰卒致

鼎之廣衛包改更隸古復失廬山之真好古諸君實階之厲已鄭疾歐陽之蔽旨馬誠三家為俗衛別創古文說而說又無一定馬不同於鄭鄭不同於馬王肅乃乘其隙偽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乃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蓋愛其文字之古耳唐衛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豈諸君所及料者哉

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妒真康成博通多參異義子雍偽謬

間襲今文蓋鄭受恭祖之傳每觴源於衛賈王承父明之學或毫

采於歐陽王肅父明師楊賜傳歐陽尙書洪穉存傳經表以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作偽孔傳名為古文實間襲取今文以駁馬鄭其說有遠勝馬鄭者當分別觀之是以純不免疵憎當知善如偽孔云義

今文尙書攷證 凡例

和四子別無天地之官偽孔以四子即是義和非別有義和其說是也而云四子即是四岳則沿鄭誤觀

刑二女當為放勳之語見前帝甲淫亂豈足知依偽孔以祖甲為太甲是也而次敘誤

廢王非公論也予之去取元公避居本無其事史逸作策即烝祭一以與今文異同為斷

而不在明年偽孔以烝祭歲為一時事本於劉歆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成王踐奄

非東征而實因再叛大傳踐奄周公事史記踐奄成王事周公踐奄王不親行經云王來自奄昔朕來自奄知

非一事偽孔以為再叛再征其說甚瑣蓋王肅襲用今文舊說鄭誤或以史公為誤其解多士多方兩篇此皆遠勝古說原本今文之義皆不可通由門戶之見太拘也

可以攀芳草於蕭稂掇明珠於沙礫乃必批剝孔傳曲阿鄭君以

致踏駭難通齟齬不合於是具文飾說詆史公爲謬悠顛倒是非
譏伏生爲老耄

陳樸園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

損智者之名以人廢言初非公允之義茲特平其曲直參其合離

不爲北海之佞臣寧作沛南之肖子

國朝經學盡闢榛蕪山東大師猶鮮墨守百詩專攻僞孔不及今

文西莊獨阿鄭君無關伏義良庭兼疏伏鄭多以鄭學爲宗茂堂

辨析古今每據古文爲是淵如以史記多古說遂反執鄭義爲今

樸園謂鄭注皆今文不顧與伏書相背伯申攷證郅埒簡略惜不

多傳默深詆訶實工武斷乃兼宋學茲取其精當辨其舛譌不使

今文亂真非與前人立異

今文尙書攷證

凡例

先漢經師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免參差派別三家經有異本師

法雖無大異傳習不必全符是以龍門蘭臺馬班殺其青簡熹平

太學陳留書以丹文於乎烏牖不同於戲之字無逸亾佚別傳毋

勅之文邦國恒常非關避忌維惟乃迺或別古今良由習本判殊

非盡後人改竄許君解字有伏書雜出之辭顏監宦謬乃蔡氏一

家之學

匡謬正俗云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維古文尙書作烏乎今文尙書作於戲專據石經言之按之史記漢書亦

不盡

合 凡此遺文可證皆於大義無關茲各依其本書不敢強之使

一

是書體例本仿樸園博訪通人改從菴省

先用陳樸園今文尙書經說攷之例經字一切

改從今文後依王逸梧先生更定仍仿孫淵如尙書今古文注疏體例正文用通行本小字分注今文

良以史公所

載完篇不過十餘

史記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者牧誓鴻範金縢辟誓尙屬完篇微子

多士毋佚君奭甫刑文

族之命秦誓皆不完 博士之傳列宿難尋廿八若必勇更習本

臆造經文則天吳紫鳳未免倒顛清廟生民將遭塗改自我作古

恐爲西河所訶

毛西河古文尙書宛詞詆訶羅氏父子私造今文尙書甚至若改造經字恐似羅氏所爲

獨抱

遺經詎眞東漢之舊

漢石經亡今文尙書遂無完本 仍用通行之字庶無杜撰之

譏凡有古義可憑但云今文作某



今文尙書攷證 凡例

凡例 古義可憑 今文作某 攷證 凡例 七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

堯典第一

唐書

標曰云堯典第一者書正義曰檢古本並石

達及見石經搨本是今文尙書以堯典第一漢石經乃今文尙書孔穎
充論衡正說篇曰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
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與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下
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尙書謂之有天下
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
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
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尙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
中周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衰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
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
漢中故曰猶秦漢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
之說矣此引當時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爲之說其說雖
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爲五家則同鄭君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
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說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家也據尙書大傳
文家說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據尙書大傳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一

堯典之前題曰唐傳以後題曰虞傳夏傳有書而後有傳則伏生
所治尙書當以堯典爲唐書皋陶謨爲虞書禹貢以下爲唐書蕩
誓以下爲商書牧誓以下爲周書矣白虎通號篇云或曰唐書蕩
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正
與論衡所引尙書說同亦今文家言也段玉裁云漢魏人祇有歐
陽夏侯尙書無謂歐陽夏侯尙書爲今文尙書者晉以後古文盛
行始言今文尙書以別之案段說甚瑣今必以今文尙書標目者
以別於僞古文竝以別於馬鄭古文且所據伏生史公之說有出
於歐陽夏侯三家之先者故不得以歐陽夏侯尙書標目也漢人
解尙書之義不同鄭君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日尙書尙者上也
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引尙書璇璣鈴曰因尙書尙者上
尙以尊之書正義云鄭康成依緯以尙字爲孔子所加今遺其文
說文類聚引璇璣鈴曰尙書篇題號尙者上也上天垂文集布節
度書者如也如天行也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君蓋用其說春秋
說題辭曰尙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曰尙書者二帝之迹
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緯書皆今文說論衡正說篇
曰尙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
仲任所引亦今文說而與鄭君以尙書爲天書又以尙字爲孔子
所加之說不同釋名釋書契曰尙書尙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

時事也與論衡說略同論衡書解篇言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則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說故不同歟

堯典大傳曰堯典可以觀美

曰若稽古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錫瑞謹案漢書儒林傳曰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

萬言夏侯建傳曰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是小夏侯采本繁理富諸君復申其說故其文尤繁惜其說皆不可攷據桓君山所引則小夏侯尚書以曰若稽古四字絕句班固東巡頌曰若稽古在漢迪哲孟堅亦習夏侯尚書者漢策文多以若稽古三字發端用今文尚書說也周書寤徹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之道熙帝之載皆以若稽古發端段玉裁說曰若稽古四字為句不特臯陶謨也蓋堯典亦然逸周書武穆解可證也劉逢祿說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唐虞者夏之三統也則曰若稽古四字當是孔子作尊加之辭或周史臣所加○今文一作粵若稽古○今文尚書亦作粵若稽古王文考靈光殿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王叔師注楚辭用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二

今文說其子文考所引亦必今文蓋三家之本不同也稽古之義今文家皆以為為考古漢書郊祀志匡衡奏曰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古凶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承年丕天之法律雅難以稽古為考古其證甚明太誓之篇雖非伏生所得然其文載於大傳史記博士已合於今文廿九篇之內則其說必與今文同又匡衡告祭殿廟文云欽若稽古承順天心誼亦當為考古若訓為同天與下句不合也郊祀志又引大誓曰正稽古師古曰今文大誓周書也稽考也志又曰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律麻志曰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師古曰稽考也考於古事而法度益明志又曰稽之於古今則以稽為考甚明師古之說不誤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曰稽諸往古贊曰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董賢傳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杜鄴傳曰事稽諸古王莽傳曰則天稽古後漢書章帝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范升傳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馬融誣奏李固引同亦必引用成語稽古與述舊相對為義則稽古為考古無疑舊不指君古亦不當指天承天蓋言稽古之效耳若云主不稽古無以承天則重復無義李賢注引鄭注同天解之非是近人猶或引此以承天則重復無義李賢注引鄭注同天固東都賦曰憲章稽古張衡陳事疏曰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

舊黃瓊請舉藉田禮疏曰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桓榮傳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東觀書曰稽乾則古安帝策夏勤文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又郭丹傳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合經蔡邕和熹鄧后諡議曰事不稽古不以爲政趙岐孟子題辭曰訪論稽古苟悅漢紀曰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續漢書律厯志曰此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劉寬碑曰開學稽古訓咨儒林凡此諸說皆不可以同天解之是以稽古爲考古兩漢諸儒皆無異義賈馬王肅說爲順攷古道今文家說蓋亦相同惟鄭君解爲同天正義云用尙書緯說緯書多同今文似亦今文異義然與漢人所引稽古之義皆不相合孫星衍以鄭君同天之解爲解帝堯帝字非解稽古其說近是或正義誤引鄭注歟

帝堯 璇璣鈴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樂稽耀嘉曰德象天地爲帝仁義所生爲王風俗通皇霸篇引尙書大傳說云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帝者天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又云書曰帝堯帝舜謂之堯者何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也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舜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劉熙諡法曰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故謂之堯也義本大傳又白虎通諡篇曰帝者天號也爲堯猶諡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品禮諡法記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錫瑞謹案此今文家以堯爲名死後卽以名爲諡卽以堯仁聖盛明曰舜錫瑞謹案此以上未有諡法但以生前之號卽爲死後之稱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皆是也大傳說五帝之稱皆一例是伏生以堯爲號故史記三代世表云號唐堯正義引譙周說亦以堯爲號白虎通引諡法有堯舜蓋後人加之耳史記云帝堯者放助則當以帝堯曰放助五字爲句而攷河命曰若稽古帝舜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摯維戒曰若稽古周公旦皆連若稽古三字成文則今文家亦或以曰若稽古帝堯六字爲句蓋帝堯二字屬文義晏亦以放助下屬爲句也又案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是舜當時本稱王今稱帝堯帝舜皆據周制言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璫雉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

而朝又曰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帝號尊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又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祚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董子之說以爲古天子生時皆稱王推前二代竝爲三王又推前五代爲五帝又推前九代爲九皇後人以夏殷周爲三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皆沿周制言之漢舊儀曰祭三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凡八十一姓蓋用董子之說蒼頡黃帝史臣其製字以王居門中爲閨是黃帝當時亦稱王據董子說則黃帝乃周人追諡耳此西漢今文說東漢以後知之者尠矣

曰放勳

大戴禮趙岐孟子注皆作勳武梁祠畫象作放勳蓋勳本今文也○今文一作放勳○史記攷靈耀皆作勳白虎通

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御覽八十皇王部五引中候運衡曰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雒書曰天子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此今文作勳之證中候引堯祀天文稱臣放勳祀天必自稱名則今文說以放勳爲堯名史記堯本紀曰帝堯者放勳舜本紀曰帝堯者名曰重華故馬融注曰放勳堯名趙岐注孟子曰放勳堯名也武梁祠畫象曰帝堯放勳帝舜名重華重華爲名則放勳亦名可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四

知蓋堯舜名也放勳重華亦名也臬陶一名庭堅不得以古無二名爲疑說文勳古文作勳今文亦作勳者段玉裁說壁中亦有今文伏生亦有古文非孔氏者皆古文無今字伏生者皆今文無古字也劉逢祿說放勳號也馬融以爲堯名名卽號也帝者三王以前尊加之辭堯當時亦稱王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欽明文思安安

○今文作欽明文塞晏晏○後漢書和熹鄧后紀第五倫傳曰體晏晏之委陳寵傳曰宏崇晏晏何徵諫爲篤景起

第五倫傳曰體晏晏之委陳寵傳曰宏崇晏晏何徵諫爲篤景起第疏曰陸下履晏晏之委又奏記宋由曰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傳上疏論鄧壽曰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晏晏之化焉衍傳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崔瑗司隸校尉箴曰昔唐虞晏晏論衡恢國篇曰唐之晏晏蔡邕司空袁逢碑曰其惠和也晏晏然衛尉卿衡方碑曰小曰文塞敦厯允元長曰欽明耽詩悅書唐扶頌曰崇晏晏之惠康受禪碑曰欽明文塞皆漢人引今文義也鄭注攷靈耀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鄭亦用今文義○一作欽明文思晏晏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助欽明文思晏晏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或三家本異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是今文亦作文思或三家本異

不盡由後人改之仲任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蓋指書序
言之漢人皆以書序爲孔子作今書序作聰明文思而仲任云欽
明文思者或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之字不同也○一作聰明文
塞晏晏○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尙書攷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
則今文尙書欽明或作聰明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密微亦是引用今
文尙書段玉裁不知今古文不同
疑攷靈耀聰字爲誤未免疏失

允恭克讓

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東觀漢記桓郁傳謙謙允
恭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

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讓古讓字是今文亦用古字作
讓也史記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
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大戴禮五帝德篇文略同蓋史
記所本也此今文家
解欽明至克讓之義

光被四表

○今文亦作光被四表○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載黃
霸子定國等議皆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黃瓊言宦官

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八極胡廣邊都尉箴曰光被八埏班固典引曰光
縱恣疏曰光被八極胡廣邊都尉箴曰光被八埏班固典引曰光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五

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尙書曰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蔡邕釋論曰舒之足以光四表高誘淮南注曰頗讀光被四
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史晨祀孔廟碑
曰光于上下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光被四表王粲無射鍾銘曰
格于上下光於四方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
之美吳封禪國山碑曰格于上下光被六幽是也○一作橫被四
表○漢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
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馬異傳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
四表崔駰傳崔篆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兮班固傳西都賦曰
是故橫被六合張衡東京賦曰惠風橫被東巡諸曰帝道橫被旁
行海表是也玉燭寶典序橫被四表亦沿用今文義○一作廣被
四表○禮緯合文嘉堯廣被四表漢書禮樂志平當世兮廣被之
况於聖主廣被之資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
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曰算碑曰廣被四表沈子瑀縣
竹江壇碑曰廣被四表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五經通義
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華陽國志但望請分郡疏曰
聖德廣被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又曰至德
廣被郭璞山海經圖讚狄山帝堯葬於陽云聖德廣被是也蓋光
皆歐陽夏侯三家今文異字然字異而義同光被卽廣被亦卽橫

被皆是充塞之義後漢書陳寵傳曰聖德充塞假于上下是其明也段玉裁以為古文尙書作光今文尙書作橫蓋未知今文亦有作光者陳喬樞據後漢書桓焉傳云焉傳歐陽尙書承初元年入授安帝鄧宏傳云宏少治歐陽尙書授帝禁中以安帝詔引橫被爲歐陽今文又據黃霸傳從夏侯勝學尙書以霸議引光被爲大段彼爲被非有未盡蓋猶有漏義也若成陽靈臺碑云德彼四表乃可證四表之義攷靈耀曰二十八宿之外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書說云日照四極九光東日中南日西日宵中北日短光照四萬六千里又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又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春則星辰西游夏則星辰北游秋則星辰東游冬則星辰南游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鄭注曰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分其中矣鄭注曰天旁行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鄭注緯書亦用今文故方行作旁行然因此附會光爲光耀則非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格于上下

○今文亦作格于上下蔡邕典引注引作格于上下張超靈帝河間舊盧碑王粲無射鍾銘樂緯注獻帝傳吳

國山碑皆引作格于上下逸注招魂曰假于上下也書曰假于上下叔師多用今文尙書此今文與古文同也後漢書順帝紀丕顯之德假于上下史記假人元龜假于皇天假于上帝漢書惟先假王正厥事尙書大傳祖考來假皆今文尙書有假無格之證錫瑞謹案假格通用三家異文有作格者非必後人改之段云古文作格今文作假亦未盡然也後漢書明帝紀詔陳寵傳疏皆引假于上下馮異傳安帝詔云昭假上下白虎通禮樂篇引尙書曰前歌後舞此皆漢人用今文作假段氏所未及引者

克明俊德

○今文亦作克明俊德論衡程材篇曰堯以俊德致黎民雍仲任習歐陽尙書蓋歐陽別本有作俊者又講瑞

篇曰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仲任以明德屬堯與大學自明其德鄭君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非今文義也○一作克明馴德○史記曰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言堯自明其德以訓九族段玉裁說訓馴順三字通用堯典在歐陽夏侯當作克明馴德與五品不訓用字正同徐中散在晉末雖今文尙書已佚

而祖飢謐哉之類尙存一二又采集舊聞知馴即訓字故古訓字也○一作克明峻德○大學引帝典作峻大小戴與夏侯書同師是夏侯本作峻漢書平當傳曰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當習歐陽尙書見儒林傳則歐陽家亦作峻也當引此以證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則亦以峻德爲堯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正義引夏侯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

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與內爲一族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許慎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元之問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子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德度之事而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也服不祭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據此則許從今文鄭從古文然昏禮云三族不虞不云九族且禮爲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則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七

異姓有服不止總麻鄭君之說未足以難今文也白虎通宗族篇云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尙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唯氏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白虎通言九族與異義引歐陽說同惟歐陽以母之父母各爲一族班以母之父母合爲一族略異然母之昆弟即母之父族不得別爲一族班引夏侯義似不如歐陽義塢也白虎通又云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于未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盧文弨云語不甚了大約謂三代之季民有厚母族薄父族厚妻族薄母族者故矯其弊損妻族三爲二增父族三爲四也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是厚于未之喪則此一說豈謂堯時父母妻皆三族合爲九周時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

此今文家異說妻族三當與母族相同父族亦止於三則四族中當少一族不知所少者為何其詳不可得聞矣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今文亦作平章百姓白虎通姓名篇云人

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

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尙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

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

有五宮商角爲便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

備故姓有百也據白虎通之說平章百姓蓋辨別章明之即吹律

定姓之事也崔駰章帝諡議曰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曹

或同古文作平崔駰章帝諡議曰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曹

植求通親表引平章百姓蔡邕封事云平章賞罰亦引此經字

也或據說文米古文辨謂古文作米章今作平乃米字之誤恐未

可據○一作便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曰下云便程東

作然則訓平爲便也索隱曰平既訓便因作便章錫瑞謹案鴻範

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引作王道便便平便一聲之轉

史公所據今文尙書本必作便字非訓平爲便以訓詁代經也○

一作辨章一作辨章○史記索隱曰其今文作辨章便既訓辨遂

爲辨章鄒誕生本亦同也後漢書劉愷傳曰職在辨章百姓注引

尙書曰九族既睦辨章百姓鄭元注云辨別也章明也鄭亦用今

文義詩小雅采芣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癸辛雜識前

集引尙書大傳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班固典引曰停睦辨章之

化洽答賓戲曰辨章舊聞御覽引東觀漢記曰臣下百僚力誦聖

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三國魏志景元元年有司議奏曰朝廷所

以辨章於天下者也

協和萬邦 ○今文作協和萬國○今文邦多作國史記曰合和萬

萬國漢書宣帝紀成帝紀地理志引皆作協法言先知篇曰堯親

九族協和萬國王莽傳曰萬國和協東觀記和帝賜彭城王恭詔

曰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漢紀杜業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

熙之政易國爲方臨文不拘也後漢書明帝紀論衡儒增篇引作

協和萬邦與今文不合疑後人改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

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壘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據此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八

歐陽說與班孟堅夏侯說不同協作叶者叶古文協大傳不叶于極白虎通叶時月皆引作叶是伏生今文亦有古文之證

黎民於變時雍 ○今文作黎民於蕃時雍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應劭曰

黎眾也時是也雍和也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

多也陳喬樞說易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應劭

以變化說蕃字之義也古文尙書作於變今文尙書作於蕃韋昭

以蕃訓為多如其字釋之從今文家說也孫星衍說潛夫論考續

篇云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以養釋蕃云致時雍疑又

以時為時代之時案後漢書魯恭傳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深

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

雍則今文說有以時為時代之時者 ○一作於元時雍 ○漢書地

理志引作卞孔宙碑引作元段玉裁說元卽今之

卞字弁之變體弁蓋蕃之段借字古音弁讀如盤

乃命羲和 孫星衍說西漢諸儒用今文說以羲仲等四人卽是羲

和 不以為六官與馬鄭異月令云乃命太史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是羲和於周為太史之職也史記天官書云昔詔曰昔

數者於唐虞羲和是不以為六卿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曰昔

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百官公卿表云

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注應劭曰堯命四子

分掌四時之教化也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食貨

志云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魏相傳云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

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論衡是應篇云堯侯四時之

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是以仲叔等四子為羲和今文說也

錫瑞謹案孫說是也兩漢諸儒皆以四子卽是羲和羲和專掌天

文不治民事孫氏所引之外如史記麻書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

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法言重黎篇曰羲近重和近黎漢

書律麻志曰麻敷之起上矣傳述顛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

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軻殄滅攝提失方堯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藝文志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

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後漢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昔堯命四子

和中和叔別無羲和後漢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昔堯命四子以

欽天道續漢書天文志曰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唐虞之時羲仲

和仲律麻志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麻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

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中論麻數篇曰堯復育重黎之後不

忘舊者使復興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

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據此諸說以羲和為四子卽是四

異義惟馬鄭之注以羲和與四子為天地四時之官四子卽是四

岳與諸儒之說大異鄭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

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今卽其說辨之虞有九官見於尙書竝無六官之名九官中亦無司馬舜以蠻夷猾夏屬之作士是兵刑合爲一官班孟堅作漢書刑法志兼言兵不別立兵法志蓋用今文尙書之義稷爲天官古無明文國語云稷爲大官不云天官鄭蓋以緯書云稷爲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傳會爲是說然據鄭義夏爲司馬則司馬非主天鄭又云初堯天官爲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各通稱其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如其說則棄於堯時已爲天官其職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堯舜禪讓皆不及棄且稷爲天官司馬舜時九官竝命皆屬稷有功於民何以又由天官而降爲司馬舜時九官竝命皆屬要職何以舉其五而遺其四又於其內增一司馬是其爲說皆不可通鄭創爲是說者蓋以重黎司天地似近天官地官四子分主四時近春夏秋冬之官不知唐虞官制與周官不同非可強合爲一義和司天之官不得兼治方岳之事漢書公卿百官表云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才揚古文尙今文家於四子四岳分別甚明向疑今文尙書家有師說古文尙書家竝無師說專據周官等書比附爲之卽此可見其槩據伏生大傳古有三公九卿無六卿虞時九官當卽九卿大傳曰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其時三公不知何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名或如周制三公在六卿中其時三公卽在九卿之中或別有三公蓋未可知司徒司空之涉或增太尉或增司馬亦未可知要與羲和四子司天之官不相涉也陳喬樞以鄭注爲今文不知鄭義與今文多違是其大蔽鄭與今文違異者甚衆略舉其一以俟識者隅反○今文一作迺命羲和○今文乃亦作迺見漢書律厯志漢書引經皆作迺○一作曦和○今文羲亦作曦見論衡是應篇引案楚辭離騷經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天問曰羲和之未揚王逸注皆云羲和日御也廣雅釋天云日御謂之羲和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園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據注文則經云生十日當是主十日之誤十日甲至癸也郭璞注曰羲和能生日也故曰爲羲和之子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景純以日爲羲和之子似誕而云堯因是立羲和之官證以論衡作曦則其說當有所本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潛夫論愛日篇云化國之日舒以長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此皆以羲和爲日御者也又攷漢志云黃帝使羲和占日楊雄河東賦曰羲和司日李尤漏刻銘曰乃建日官又曰乃命羲和是羲和卽日官此皆以羲和爲日官者也蓋羲和本日御之名黃帝取其名立是官以司日堯命羲和蓋亦因於古耳王仲任引作曦和則三家今文必有別本從日作曦者亦因其本以日御得名也以羲和爲兼

治民事其謬不待辨矣

欽若昊天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昊

天冬日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然謹案尚書堯命義和

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

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

言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

若察於是則堯命義和欽若昊天無可怪耳錫瑞謹案鄭從今文

說故與許君不同而說文作景云春為昇天元氣昇昇則亦同今

文說蓋由異義早成說文晚定故也今爾雅作春蒼夏則亦鄭

許鄭說為春昊夏蒼者不同而許君引今尚書說云爾雅亦作春昊

從今尚書說而又以爾雅為不誤者蓋許鄭所據爾雅亦作春昊

夏蒼與李巡孫郭之本異也史記作敬順

本爾雅釋詁釋言漢書藝文志亦作敬順

麻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云書曰麻象日月星辰此

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

孫星衍說李尋言俯察地理者蓋謂下宅岬夷宅南交等亦以義

和卽義仲等四子也錫瑞謹案李尋師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所

引者小夏侯說也麻象史記作數法索隱曰謂命義和以麻數之

法文耀鉤曰堯眉八彩是謂通明麻象日月璇璣玉衡白虎通聖

人篇說同蓋以璇璣玉衡當書之星辰卽今文家以旋機為北極

玉衡為北斗之說也後漢書襄楷傳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麻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則又以星辰為五緯所在

敬授人時

人引用如鄭注尚書大傳徐氏中論韋注鄭語皆引敬授民時皆治古文尚書者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律厯食貨藝文志李尋王莽傳孫叔敖碑亦皆引敬授民時皆治今文尚書者也錫瑞謹案段所引外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漢官儀潛夫論愛日篇班祿篇後漢書劉陶改鑄大錢議亦皆引作敬授民時是古無不作民時者惟尚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引作敬授民時夏者火昏中可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種豆主春者烏星昏中可種豆主夏者心星昏中可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主春者烏星昏中則入山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則入山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主春者烏星昏中則入山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則入山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撫大傳之文而作民不作人則大傳亦必作民時也

分命羲仲

鄭注云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

星衍說知主方岳之事為四岳者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其下有羲伯和伯等樂與陽伯夏伯秋伯冬伯為六周禮敘引鄭注云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並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後稍死驩兜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又注大傳儀伯云儀當為羲義仲之後也羲伯說錫瑞謹案鄭據大傳為後也不及和叔者脫文此鄭據大傳為說錫瑞謹案鄭據大傳為說實與伏生之義不同伏生據四星之昏中以敬授民時則亦以四子即是羲和無以四子為即四嶽之說也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是其時四嶽八伯並列鄭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明與大傳不合大傳有儀伯又有羲伯何以知儀當為羲一是仲後一過因其中有大傳八伯缺一又何以知為和叔之後鄭據大傳為說不四子即四嶽之說耳伏生之義雖難詳知據兩漢諸儒所引今文皆不以四子為四嶽則不得如孫氏傳會鄭義為今文說也風俗通曰羲氏堯卿羲仲之後應仲遠兼治古文或用鄭說亦無六卿明文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三

宅嵎夷

引度西曰柳穀此鄭所引今文尙書也然則宅嵎夷宅南

交宅朔方今文皆作度矣嵎夷今文尙書是禹鏡說文鳴夷宅南嶠鏡鳴谷也此用今文尙書也嶠當本是禹或增山旁耳史記夏本紀索隱曰嵎夷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鏡尙書堯典釋文曰尙書攷靈曜及史記作禹鏡尙書正義卷二曰夏侯等書宅嶠夷為宅嶠鐵作宅者誤依古文尙書嶠鐵即禹鏡者古文鐵字鐵者鐵之譌體也案路史陶唐紀注引帝命驗曰禹鏡在遼西即青之嶠夷近出日故敬賓出之。一作度嶠鐵。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嶠鐵嶠字與說文合非必後人增之鐵譌體當作鐵蓋作嶠鐵者夏侯尙書作禹鏡者歐陽尙書也陳喬樞說錄古音通鐵故從夷作鏡鐵字同禹夷即嶠鐵之消文今文尙書或作嶠鐵或作禹鏡讀皆同夷皆三家之異文也。一作度嶠夷。史記云居郁夷度作居以訓故代經文方言曰度居也東濟海岱之間或曰度禹郁一聲之轉據尙書釋文則史記亦有一本作禹鏡也近人或據詩小雅周道倭遲漢書地理志引作郁夷謂郁夷即倭夷郁音近倭即日本之地據後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云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鳴谷蓋日之所出也或說似近之而說文云嶠山在遼西索隱云按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在遼西則今文說以為在遼西非倭夷之地

曰賜谷

○今文作曰賜谷。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賜說文賜字下曰一曰賜鏡賜谷也。此稱今文尙書也。以賜鏡今文則

知相屬之賜谷。今文無疑也。○一作曰湯谷。○史記作湯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尙書字。按淮南子曰湯谷亦出今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據索隱說則史記本作湯谷。亦出今文尙書。湯谷之證於索隱所引外如楚辭天問曰出自湯谷。王逸注云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又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山海經曰黑齒之北曰湯谷。論衡說日篇曰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

外東方有湯谷。又談天篇曰且日火也。湯谷水也。說文云。爻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爻木皆作湯。與史記同。

寅賓出日

大傳曰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有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正用大傳之義。鄭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亦與今文說同。帝命驗曰春夏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其解經與大傳說殊。蓋三家義異也。史記作敬道日出。以訓故代經說文寅辰也。寅敬惕也。史公訓爲敬而經文作寅者蓋今文尙書用段

借作寅古文或用本字故李仲璇孔子庶碑引作寅賓集韻引寅

餽作寅淺也尙書釋文云寅如字徐音儼說文云儼導也史公訓寅爲道則今文尙書亦

段寅爲儼道之儼矣

平秩東作 ○今文亦作平秩東作。趙岐孟子注引今文尙書作

比大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萬物之出也。故謂東方春也。○一作便程東作。○史記曰便程東作

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作平秩音然尙書大傳曰辨秩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正義曰便程並如字。後同耕

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仲。恭勤道。訓萬民。東作之事。使有程。戴星衍說平秩爲便程者聲俱相近。說文載大異聲讀若詩。戴星

大猷。今作秩是也。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辨秩。一作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尙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書王莽傳曰每縣則耕以勸東作每縣則嫖以勸南僞每縣則穫以勸西成每縣則粟以勸蓋藏後漢書質帝紀續漢書禮儀志皆云方春東作蔡邕行考城頌云勸茲穡民東作是營應劭漢書注云東作耕也趙岐孟子注云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是以東作爲耕皆無異義列子楊朱篇曰宋有田父暨春東作則其義古矣近人或以東作等文爲治麻法非古義

日中星鳥

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則鳥即張也天官書云張素即鳥之陳也高誘淮南子注云三月昏張其星中于南方

以殷仲春

今文作以殷中春○史記作中下同西嶽華山廟碑云皆以四時之中月是古不仲仲

厥民析

風俗通祀典篇云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尙書以殷中春厥民析高誘呂覽仲春紀耕者少舍注云皆耕在野少有

鳥獸孳尾

今文作鳥獸字微○史記曰鳥獸字微說文解字敘云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解字云尾微也釋名釋形體

曰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是孳字尾微音義俱遊汪聲說魯語曰鳥獸孕韋昭注謂春時又曰鳥獸成韋注云謂立夏鳥獸以

成是則春時鳥獸方字乳而尙微也

成是則春時鳥獸方字乳而尙微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申命羲叔宅南交

今文作度南交○大傳曰中祀大交鄭注云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

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王引之說大傳所稱皆今文尙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尙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幽都例之大交之上當有曰字古文尙書脫曰大二字耳幽都山各大交與之相對則亦山名無事別求其地而謂當有曰明都三字矣錫瑞謹案墨子節用篇云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際幽都韓子十過篇文略同淮南修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道交趾大戴禮云虞舜以天德嗣堯湖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說苑反質篇云臣聞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大傳云堯南撫交趾與墨子韓子對舉說苑文同則亦當有北服幽都句文不具耳以交趾與幽都對舉則南交即交趾無疑王氏云當作度南曰大交以交趾與幽都對舉則大傳南撫交趾爲地名不合未敢據其說爲今文以增經字也

平秩南訛

今文作便程南爲○史記作便程南譌索隱曰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據索隱說則史記本作南爲今作譌乃後人改之鄭注周禮引書傳作譌恐非書傳之舊云南爲者古訓爲成漢書天文志戎叔爲孟康曰爲成也易緯通卦驗某豆不爲淮南天文訓禾不爲春秋繇露五行順逆

篇魚大為皆當訓成。一作耕秩南僞。耕秩見上王莽傳云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嫖以勸南僞古為僞通用以南僞為耨嫖亦今文說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者也任方者物之用何

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鳥星為春候火星為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

厥民因鳥獸希革

漢書鼂錯傳曰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宅西曰昧谷

集解曰徐廣曰一無土字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一作柳谷駟案鄭元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索隱曰徐廣

鄭君始改暘谷之味史記不字讀當為柳谷柳即同字而以味是自湯谷改暘谷之比耳書正義引夏侯等書昧谷曰柳鄭本改之尚書作柳谷之明證莊述祖說說文亦為古文酉字亦為春門萬物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五

以出酉為秋門萬物以入故秋曰卯谷伏生書借柳作卯如字讀之今文之誤漆書本作卯鄭氏誤以為卯而讀味翻又從今文以改古文今當從古文正作卯錫瑞案莊說非是論衡說日篇云儒者論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蓋柳谷即細柳之地故索隱以為日入處地名東為暘谷西為柳谷相對為義不必作卯字。一作度西曰柳穀。周禮天官縫人製柳鄭注云柳之言聚諸節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疏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傳文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大傳曰秋祀柳穀華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據此則今文尙書作等亦作穀其實作穀字亦即段借為谷大傳用假借史記夏侯等書本字乃三家異文谷與穀古通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證也柳谷乃日入處地名鄭賈訓柳為聚非今文義猶星衍據賈疏云日將沒其色赤謂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則穀當假借為穀說大鑿不可從

寅餞納日

日天子以秋道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帝命驗曰秋冬欲早息故令

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此今

文作餞之明證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載漢人引書異字有寅餞入日今文尙書又有黃淺納日古文尙書也史記易其文曰敬道日入與春言敬道日出合道猶導也導引也兼迎送二義寅賓者迎日之出故云敬道日出寅餞者送日之入故云敬道日入帝命驗所謂春迎其來秋送其去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帝譽曆日月而迎送之大戴與今文尙書義合僞孔傳訓餞爲送正用今文之義大傳以寅賓出日爲春分朝日此文缺焉弗詳然據鄭注以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與大傳同則此注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亦必與大傳同鄭亦用今文義也儀禮士虞禮鄭注古文文義爲踐是餞踐同字今文尙書作餞古文或作踐亦作淺踐與淺義相近鄭注成王政序訓踐爲滅馬云淺滅也是以踐訓淺然滅猶沒沒猶納納日上不必更言沒其說迂迴難通段玉裁云今文尙書作踐故馬從之說尤非是以大傳餞字爲後人所改亦不然也

平秩西成 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今文一作便程西成亦作辨秩西成。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辨秩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今文作夜中星虛以正中秋。西史記作夜殷史記作正蓋今文尙書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厥民夷 今文作厥民易。史記作其民夷夷易臧琳說爾雅平均夷弟易也是夷易義同故古文尙書作厥民夷今文尙書作厥民易古文夷字當從今文義爲易言其民至秋樂易史記舊作其民夷易當是以書校史法其易而寫者誤入今爲刪正

鳥獸毛毼 獸毛毼是古文尙書作毛毼也。史記作毛毼當是今文獸毛毼是古文尙書作毛毼也。史記作毛毼當是今文

申命和叔宅朔方 今文作度北方。史記作北方大傳曰北方始也而朔方朔字無訓者何也伏方也蓋今文作北大傳於朔易云朔

始也而朔方朔字無訓則伏生今文不作朔方

曰幽都 大傳曰幽都宏山祀鄭注宏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淮南墜形訓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高誘注云幽都也都聚也元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幽都卽幽州也下文流共工於幽州莊

子淮南子作幽都

平在朔易 今文作便在伏物。史記作便在伏物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尙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大傳曰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

公據之而書大傳曰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

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一作辯在朔易。大傳曰辯在朔易曰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段玉裁說此朔易二字乃漢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辯在伏物絕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尙書說也。疾康說段說非也。段所疑者以大傳下數語絕無始易之意。然大傳於辯秩西成傳亦與西成意不相涉。蓋渾舉大意而已。况正義引王肅此句注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正與大傳意同。使大傳果爲伏物言之王肅必不取以解朔易此今文之不伏物又一證也。錫瑞謹案段侯二說皆失之。御覽引大傳作辯在朔易與賈公彥疏合。不得以朔易非大傳說史記作便在伏物小司馬以爲據大傳亦不得以伏物非大傳說也。其所以異者大傳乃伏生沒後歐陽張生各記所聞蓋亦如三家今文互有同異故伏物朔易二本不同。若以今文必不作伏物大傳明日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卽北方與伏物義合。不必定作朔方始與上東南西三方相配也。王肅亂經之人其說何足依據。肅蓋影附朔易伏物二義而兼用之耳。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日短星昴

攷靈耀曰虛星爲秋候昴星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

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毛。今文作以正中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史記作以正中冬其民隩鳥獸

氄毛段玉裁說亦淺人用馬訓加火旁耳馬云煖也此讀與爲煖與自可引伸兼煖義不俟加火旁洪範說庶徵字本作與史記漢書公羊傳注皆爾。一作鳥獸襁毛。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襁說文襁字下云虞書曰鳥獸襁毛與毛部引鳥獸華鬣絕異蓋今文尙書也。一作鳥獸毳毛。漢書暹錯傳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錯親受尙書於伏生疑今文尙書有作毳毛者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白虎通引尙書作朞則今文亦作朞。今文一

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亦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史記本紀作歲三百六十六日漢書律曆志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三家之本不同而皆無上文帝曰咨汝羲暨和七字蓋今文尙書本無之非消文也朞作歲亦今文尙書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元命包曰歲之言遂也宋均注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辰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志白虎通公羊傳解詁皆作定與史記異者蓋三家今文不同白虎通日月篇曰月有

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獨斷曰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今文定一作正。史記作以閏月正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今文亦作庶績咸熙。蔡邕薦皇甫規表云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太尉橋公廟碑云

庶績既熙是今文亦作咸熙。一作庶績咸喜。漢書律厯志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錫瑞謹案師古及見今文眾功皆美所引堯典為今文茲不據以為今文者班氏以百工作百官庶績咸喜作眾功皆美皆以故訓改經與史記云信飭百官眾功皆美相同非今文尙書本然也知者揚雄美新云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子雲所用皆今文尙書是今文作咸喜若作眾功皆美子雲不得引為庶績咸喜也段玉裁說疑今文尙書作庶績咸喜與熙古通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賈飭作洵熹音然則熹新喜字或誤作洵案段說亦非是漢膠東令王君碑云庶績咸喜新漢書律厯志曰今改行四分以道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黃百君子越有民同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六

心敬授獲咸喜以明予祖之遺功皆作咸喜與美新所說皆異引合是美新作喜非熹字之誤蓋今文尙書本然也

帝曰疇咨

咨四獄是其證。一作訓咨。漢西嶽華山唐碑云是以唐虞疇咨。魏元丕碑云訓咨羣察吳谷朗碑云訓咨羣司。後漢書崔篆慰志賦云亦號吶以訓咨是其證。

若時登庸

史記曰誰可順此事案史公擧括經文之義孫星衍云史公以咨為此時為事傳會失之張守節正義曰言將

登用之副位也以登庸為登用副位蓋本漢人舊說三家今文之遺揚雄美新云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此今文說以登庸為登帝位之證如孔文說可以解孔疏求官而薦太子之疑為孔以庸子朱為庸國君其說不待辨矣馬注云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與今文義不合蔡邕琅邪王傳蔡公碑云若時徵庸登祚王臣蓋易登為徵以避下句登字非必今文作徵庸也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

今文作胤子朱開明。史記曰嗣子丹朱

啓今文啓皆為開可證允作嗣故訓字朱作丹朱亦史公以意增經非今文尙書本然也知者漢書律厯志曰堯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朱之封丹必在舜徵庸之後其先則朱為太子故稱胤子大傳曰堯為天子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

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
焉略說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
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
義焉年二十八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
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父則臣
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
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鄭注云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
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據鄭說則太子左右卽
抗世子法之事太傅與成王居抗世子法之意其後灼知舜聖而
左不肖乃使朱處丹淵爲諸侯而以舜爲太子下文賓于四門馬
注云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馬云舜迎諸侯正與
大傳云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相合蓋堯旣廢朱乃使
舜居太子之職此時舜未登用放齊稱朱爲盾子則不得稱丹朱
史公就其後日所封言之欲人易曉耳不意猶有如僞孔云盾國
子爵之顯
違史記者

帝曰吁罷訟可乎

○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
不用臧琳說今文尙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九

段玉裁說爾雅說文皆曰誦訟疑本作誦誤爲凶錫瑞謹案二說
皆無稽蓋當仍從史記作頑凶知頑字非史公以故訓攷經者頑
器各有本義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下文史公曰史公母書史公文亦相同
非頑易曉而器難知何足以頑代器故知史公所引爲今文尙書
潛夫論論榮篇曰堯聖父也而丹凶傲傲見皋陶謨丹朱傲凶卽
史記所云之凶又今文尙書作凶之證也漢樊毅修西嶽廟碑云
建武之初慧埽頑凶蓋用今文尙書頑凶字可乎二字疑後人增
入古人語質但言其人不善則不可之意自見下云象共滔天放
命祀族皆然初無別加可否之語此但云頑凶則於義已足何用
別加斷語可乎二字非上世渾灑之文所有尙書一經無用乎字
爲句末助詞者况堯典乃最初之書安得有此輕脫之句史公云
頑凶不用乃增不用二字以足經意非以有用釋可乎也下云似
恭漫天不可負命毀族不可文義正同一律此云不用猶彼云不
可也若以不用之用爲釋庸字謂史公所據今文作庸則史記下
文不可之可爲釋何字耶馬本作庸當屬同
音段借江聲以庸字屬下讀爲庸可乎非是

帝曰疇咨若予采

史記曰誰可者

驩兜曰都

○今文作驩兜○史記本紀漢書古
今人表皆作謹兜山海經博物志同

共工方鳩僝功

○今文作宄逋辱功。○史記曰共工宄聚布功可

僣功此稱古文也。○部引虞書逋辱功此稱今文也。○凡古文尙

書作方。○今文尙書作宄。○如方鳩僝功。○五帝本紀作宄。○方施象刑

白虎通作宄。○方告無辜論衡作宄。○皆可證錫瑞謹案段說是也。○陳

喬樞據鄭注士喪禮云。○今文宄爲方。○謂宄逋辱功爲古文。○與史記

作宄不合。○非是。○宄逋辱功古說指治水。○言張衡引春秋識云。○共工

理水。○淮南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國語曰。○共

工壅防百川。○韋昭注引或曰共工堯時諸

侯皆今文遺說也。○鄭注亦云共工水官名

帝曰吁靜言庸違

○今文亦作靜言。○吳志陸抗傳曰靜言庸違

唐書攸戒以堯典爲唐書今文五家說也。○漢書

翟義傳楚辭王逸注皆作靜言。○一作靖言。○漢書王尊傳湖三

老公乘輿等上書曰靖言庸違。○今文尙書也。○史記作善言其用僻

以故訓代經段玉裁說五帝本紀作善言令色以善詰靖也。○漢書王尊

傳靖言庸違。○翟義傳莽詔義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靜同靖。○靖

言謂善言。○蓋今文家說如是。○今文秦誓譏諛靖言令色。○外巧內嫉。○靜同靖。○靖

春秋云靖諧庸回。○即靖言庸違也。○古回違通用。○王尊傳云

庸違五帝本紀云其用僻則今文尙書字亦作違。○義訓邪僻九經

古義曰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字

工名也。○案鄭注尙書以爲共工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

氏。○然則楚辭所謂康回。○卽書云靜言庸違也。○違與回通。○古庸字或

作康。○故楚辭言康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適釋

康爲庸是也。○錫瑞謹案史公云善言非謂善惡之善云善言其用

僻亦謂其言巧行邪。○非謂其言善而行惡也。○說文云。○彘。○巧言賈

逋。○外傳注云。○譏諛巧言也。○廣雅釋訓云。○譏諛善也。○是善言卽巧言

之證。○王逸九辨注云。○靜言譏諛而無信。○又九歎注云。○譏諛譏言貌

引尙書譏諛。○坤言潛夫論救邊篇云。○淺淺善靖。○則左傳云。○靖諧正

謂其善。○譏耳。○莽詔云。○靜言令色。○尤靜言卽巧言之證。○段云。○史記以

象恭滔天

○今文亦作象恭。○史記曰似恭漫天不可似與漫以

善詰靖似猶未晰。○互見秦誓篇。○攷證又案王叔師傳。○今文家說以

至妄舉共工之名。○其注天問云。○康回共工名也。○非以爲堯時之共

工。○攷引淮南子言共工與顛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

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是以共工與顛頊同時。○若堯時共工

何得有觸不周山之事。○屈子何云地東南傾哉。○淮南子注。○明云。○非

堯時共工也。○惠氏不之攷。○乃傳會康回卽庸違。○反疑叔師注誤。○其

說殊謬。○段氏引其說不加辨正。○亦失之。○一作靖言庸回。○論衡

恢國篇云。○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

薦於堯。○驩兜共工互易乃可通。○蓋傳寫之誤

故訓代經而恭字仍作恭。○中論引亦作恭。○一作象龔

○漢書王尊傳引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靖治也庸用也違
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
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孫星衍說漢與慢同詩蕩云天降浩德
傳云天君滔慢也蓋謂其貌似恭敬而慢其天性白虎通壽命篇
云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錫瑞謹案孫說
近之據史記作漫天與下文洪水滔天作滔字不同疑經所云象
龔滔天鴻水滔天兩滔字本非一字水旁與心旁易亂此滔字當
作滔史記漫天字當作慢蓋史公訓滔爲慢以故訓字代經也師
古注漢書云滔漫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此文殊不可通凡
古書一曰之例皆別爲一解而此所云一日滔漫也仍卽前云滔
漫也三字重複無義必有譌誤一日滔漫也當作一日愔愔也蓋
謂漫一作慢以別於上云莫干反之漫也此必漢人服應舊注三
家今文之遺師古引之以存異文後人不知今文家別有愔愔之
訓乃妄改之或謂共工不善治水以致滔天其說非是班彪北征
賦云巨滔天以猾夏兮漢書自敘述王莽傳云篡漢滔天此
以滔天卽慢天之證也若以爲治水豈新莽亦嘗治水耶

帝曰咨四岳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四岳謂四方諸侯蓋夏侯
尚書作岳與古文同也

昭國語注云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爲諸侯伯皆不同於鄭說以
四岳爲四子此今文與古文之說不同也孫星衍以漢書所云爲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古文說大誤○今文岳一作嶽○咨史記作嗟故訓字四嶽大傳
史記皆作嶽說文嶽從山嶽聲出古文象高形是岳爲古文嶽爲
今文之證○咨一作諮○白虎通號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
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簡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
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
故尙書曰帝曰諮四嶽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今文作湯湯鴻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史

記作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厥琳說案論語君子坦蕩蕩
鄭注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字今
鄭作湯湯古文尙書蕩蕩洪水今文尙書湯湯洪水孔本不當別
出湯湯字蓋於懷山襄陵上誤衍蕩蕩兩字俗人欲區別之因據
今文改上蕩蕩爲湯湯今文無方割或史公所略也懷山襄陵浩
浩滔天古今文同言滔天之勢浩浩然懷山而襄陵也經是倒句
史以義讀順之故云滔天浩浩懷山襄陵錫瑞謹案厥云蕩蕩誤
衍是也云經是倒句史以義讀順之則非據史記文則今文尙書
直當作湯湯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耳皋陶謨曰鴻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此經當與皋陶謨同特其上多湯湯二字若方割字
蓋今文尙書本無之非史公消文無方割二字湯湯爲順厥文字
以義讀順之斷滔天浩浩爲句安見此經文非卽與皋陶謨同耶

論衡感虛篇曰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此今文尙書以鴻水滔天懷山襄陵爲句之證仲任引經惟滔去湯湯浩浩四字耳鴻水石經作鴻史記夏本紀亦作鴻此五帝紀作洪後人改之當本是鴻字也。一作襄山襄陵。今文懷亦作襄見漢書地理志蓋夏侯尙書多古字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史記作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以故訓代經文乂今文當作艾大傳從作艾石經艾用三

德可

兪曰於鯀哉

史記作皆曰鯀可。今文鯀一作鯀。漢書古今人表開母廟碑皆作鯀。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不可以故訓代經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放漢書傳喜傳傳太后詔曰同心背畔放命圯族薛宣朱博傳制曰今晏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此今文尙書也馬鄭王皆依今文讀方爲放棄漢書敘傳曰諸侯方命此當是本作放命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史記曰試不可用而已又夏本紀曰等之未賢於鯀者願帝試之錢大昕說古人語急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以不可爲可也古經簡質得史公而義益明臧琳云今文尙書作試不可用而已恐未可據

帝曰往欽哉

史記曰堯於是聽嶽用鯀後漢書鄭興傳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後漢紀作

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嶽之非重違衆也

九載績用弗成

今文作九載績用不成。東觀書杜林郊祭上疏羣臣僉薦鯀攷績不成九載乃極後漢書張衡

疏曰尙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論衡恢國篇云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崔駰尙書箴云四岳阿鯀績用不成吳越春秋云受命九載功不成史記作九載功用不成又本紀云治水九年九歲績用不成。中論審大臣篇云唐虞無九載之費矣。一作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臧琳說今文尙書九歲績用不成史記下云七十載故知此非訓載爲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攷績史記亦作三歲一攷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今文岳作嶽。史記作嶽。白虎通號篇曰或稱朕何亦王者之稱也

朕我也獨斷曰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又曰朕我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書緯曰初堯在

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于位中
候運衡曰年者既艾鄭注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
以七十言之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
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祖落九十八歲未在此之
時必已成入今計數百有餘矣諸書皆不言堯即位之年推論語
泰伯疏引書傳云徧檢書傳無帝堯即位之年則此似非伏生之傳
說堯典正義云徧檢書傳無帝堯即位之年則此似非伏生之傳
文疑出書緯錫瑞謹案王仲任習今文尚書而論衡云未在此之
時必已成入則仲任不知堯即位之年也大傳如有明文仲任無
緣不知而論衡之言如此則大傳必無堯即位之年矣陳云疑出
書緯仲任亦非不見緯書者惟偽孔傳云堯年十六即位孔穎達
正義云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必當有所依據未知何
書則偽孔傳之外無言堯即位之年者論語疏所引書傳正與何
孔傳同則其所謂書傳即偽孔傳非伏生大傳也陳壽祺輯尚書
大傳首引其文蓋誤不足依據尚書中侯曰帝堯即政七十載
景雲出翼鳳皇止庭朱草生郊嘉禾孽連甘露潤液禮泉出山
汝能庸命巽朕位。今文作踐朕位。史記作踐臧琳說巽踐聲
言之日踐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往踐乃由堯言之曰巽由四嶽
云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皆用今文尚書成陽靈臺碑曰堯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重

以侯伯夾踐帝大戴禮虞戴
德言大射之禮曰天子踐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說今文作嶽曰鄙德忝帝位。○史記作鄙臧琳
予所鄙者兩漢人所引魯論爲今文論語作予所鄙者論衡問孔作
文正同錫瑞謹案文選揚雄羽獵賦注引鄭尚書大傳注云否不
也疑爲否德之注似今文亦作否然
鄭注大傳與伏生義多不同未敢據

日明明揚側陋

史記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段玉裁說悉舉

作明揚明側陋錫瑞謹案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曰揚明德於側
陋與段說似相合然無確證。○今文一作仄陋。○漢書循吏傳曰
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班固北征頌曰拔所用於仄陋左雄
疏曰興於仄陋張衡思元賦曰幽獨守此仄陋兮不邊讓尚書帝
日明明揚仄陋劉毅論鄧太后注紀疏曰顯揚仄陋蓋讓章
華賦曰舉英奇於仄陋三國魏志曰堯復使嶽揚舉仄陋

師錫帝曰

故堯參鄉黨以得舜則師即鄉黨也蔡邕九疑山碑曰

位册曰師錫帝命崔駰太尉箴曰師錫有帝命虔作尉蓋用緯書

舜為太尉之說尙書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注

曰四嶽四方諸侯也師眾也薦進也此師錫與師舉義同

有鰥在下大傳男三人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又引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論衡

吉驗篇云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用今文皆作鰥風俗通引亦作鰥
○今文一作有矜在下○史記曰有矜在民間大傳於矜寡字多
作矜蓋矜鰥古通用臧琳說古文

尙書作鰥今文尙書作矜不然也

曰虞舜

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鄭語史伯稱舜之先曰虞幕虞是

霸篇曰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如名著
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兪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則今
文家以舜禹為名不為益蔡邕瑯琊王傅蔡公碑曰四嶽稱名帝
曰子聞尤以舜為名之切證戰國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
名則其義甚古鄭君亦曰舜名白虎通以舜為益者亦生
號死諡之說耳鄭注中候曰禹號也因為德益是其證

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

史記曰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
盲者子錫瑞謹案汪中說以瞽為官

名史公義不如是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音

父頑母嚚象傲

○今文作弟傲○史記作弟傲臧琳說今文經作弟傲錫瑞謹案臧說是也舜之弟名象堯未必知

之且象獨稱名則與上云父母不一例當從史記作弟論衡
曰舜兄狂弟傲言舜有兄乃今文家異說而云弟傲則同

克諧以孝烝烝艾不格姦

史記曰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以故訓代經王引之說當讀克諧為句以孝

烝烝為句又不格姦為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瞍弟曰象傲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瞍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是讀克諧為句以孝蒸蒸為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父不格姦為句也經言以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為孝者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論衡國篇曰舜之烝烝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至孝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巴郡太守張納碑曰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蒸內發又曰烝烝其孝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雖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烝烝

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曹植擊舞歌曰盡孝於田龍烝烝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蒸烝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錫瑞謹案王氏引證之外更有史記漢書酷吏列傳皆曰吏治烝烝不格姦之義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陛下尊履蒸蒸黃香和帝冠頌曰躬烝烝之至孝後漢書謝弼論青蛇封事曰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察邕陳留太守胡公碑曰孝于二親養色宣意蒸蒸雍魏志陳留王紀曰俯順聖敬烝烝之心陶潛孝傳曰以孝蒸蒸皆不及以政家說也後漢紀東平王蒼上疏曰昔虞氏克諧君象有鼻不及以政家說也列女傳相合惟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宣則漢人亦有以烝烝艾斷句者今文尙書又皆作艾石經可證惠棟云古文尙書作艾父乃今文非也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史記曰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

二女以訓故代經論衡正說篇曰堯老求禪四嶽舉舜曰我其試哉說尙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刑於二女觀者觀示儆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灼廣然相信夫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壹

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舜難知後使皋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人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說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錫瑞謹案論衡所引經與今本同臧琳說今文尙書作吾其試哉觀其德于二女其說非是史記論衡皆有堯曰則今文尙書有帝曰二字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由當時庸生之徒漏之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其義殊不可通古文尙書不如今文尙書卽此可證段玉裁偏執古文爲是尤非也王仲任引其時博士書說以爲試者用之爲天子觀者觀之於天下聖人相信不待試之觀之而仲任非之以爲試者試之於職觀者觀其夫婦之法也二說皆今文義而仲任之說爲長後漢書章帝紀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直以言語筆札後漢紀楊賜上疏曰昔堯用舜猶尙先試考績以成厥功皆以爲堯試舜以職楊賜習歐陽尙書者故與仲任說同無四岳試舜之說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史記曰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堯善之又舜本紀曰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曰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劉逢祿說嬪婦也有舅姑之辭嬪于虞則已見舅姑矣本紀訓降字嬪字義甚當帝曰欽哉者飭戒二女之辭史錯舉記之段

王裁說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當連上我其試哉俱爲四岳語
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此二句自是堯妻之上二女觀其德於二
記事五帝本紀用今文尙書說云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
女二句不爲堯言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二句爲舜事似非
經意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本紀釐降自舜言之聞逆王姬矣
聞尙公主矣未聞人臣婚帝女而日降之者也錫瑞謹案段說大
謬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馮當屬堯之獨斷史公今
文家說最塙若如古文說四岳試舜而遽請以帝女事舜殊非人
情且堯試舜而先女以下文愼微五典文義相蓋堯見舜能以理下
二女使行婦道於虞乃知舜果能齊家而試以爲臣之事故史公
云堯善之乃使舜愼微五典也如以釐降屬堯則堯方女舜以二
女尙未知舜待二女何如何以知舜能齊家而試以國事乎經云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言堯試舜之事也又云釐降二女于嬀汭
嬀于虞言舜刑于二女之事也蓋舜時在嬀汭其父母在虞不在
一處故舜妻二女而其父母不知舜以理飭下二女于嬀汭乃使
行婦道于虞故堯見而薦之史公以前二句屬堯此二句屬舜
不可易列女傳曰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刑于二
盡事舜於缺叔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意慢謙謙恭儉思
盡婦道又頌曰嬀列有虞承舜於下正與史記飭下之義相同漢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美

書五行志谷采日食地震對曰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
舜謹教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于雲用今文說亦與史公義同
外戚傳曰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是班氏以釐降屬
舜師古注曰釐理也尙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嬀汭言
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後
漢書荀爽傳爽引經而釋之曰降者下也嬀者婦也言雖帝堯之
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荀悅漢紀論王吉請改正尙
主之禮云昔堯釐降二女於嬀汭嬀於虞又申鑿時事篇云尙主
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二荀論漢尙公主之非而引釐
降之義故舉堯而不及舜非謂釐降非舜事也段氏所聞者秦漢
尙主之事惡足以

說唐虞之書哉以

愼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今文作入于百揆百揆時序。史記堯本紀曰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舜本紀曰謹案敘作序亦今文尙書史記敘皆作序蔡邕太尉楊公碑曰選時序禰衡顏子碑曰百揆時序皆今文作序之證少府光祿勳三卿皆非相位伯喈引此經以美之者蓋不以百揆爲相名又以百

揆為敬揆百事蓋竝不以百揆為官名史公以百揆為百官此今
文家不以百揆為官名之證左氏傳日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百
揆為百官揆事之處本非官號史公以為徧入百官謂使舜入百
官揆事之處則舜命禹使度百揆亦謂使居百官揆事之處耳入
百揆在微五典賓四門之間五典四門非官名則百揆亦非官名
可知淮南秦族訓曰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
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淮南
言大麓本之大傳任以百官與史公義合即入于百揆之事也撰
偽古文者誤以百揆為官名乃造周官篇云內于百揆四岳治其
義論衡恢國篇曰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仲任
舉司徒司空而不及百揆是今文家說以司徒司空為官名不以
百揆為官名慎微五典鄭注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是
也若百揆為官名仲任何為舉司徒司空不舉百揆乎譙周古史
攷曰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幸與偽孔誤同皆不足
據○今文典一作黃尉氏令鄭季宣碑引作真衡方禪典謨作真
謨蓋今文異字劉熊碑
引慎微五典仍作典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史記曰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馬融曰四
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三

美德也錫瑞謹案據史公馬氏之說則今文說以賓四門為攝太
子之職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白虎通聘篇曰遣世子迎之五十
里之郊孝經鄭注曰天子使世子郊迎儀禮疏以為異代之制蓋
本唐虞舊法堯始以丹朱為太子至是乃廢朱而使舜攝太子之
職賓四門迎遠方諸侯正太子迎四方諸侯於郊之事四門蓋四
郊之門也續漢書百官志引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
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案堯時不聞謁者官名謁者亦非尊
官似不
足據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漢書王莽傳燕然山銘引作納蓋班孟
堅用夏侯尙書作納與歐陽尙書作入

不向史記論衡作入皆用歐陽本○今文一作入于大麓烈風雷
雨不迷○史記堯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
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傳曰故堯推尊舜而
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
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大麓也古者天子命大事諸侯則為壇國
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
據伏生史公之義則今文說以大麓為山麓伏生不以麓為錄也
知伏生不以麓為錄者大傳曰致天下於大麓之野又曰禹乃興

九招之樂於大麓之野是伏生以麓爲山麓與史記同若以麓爲錄何必加之野二字耶古義多假借麓或取義於錄然不得竟以麓爲錄若云致天下於大錄之野與改其師說水經注引野功說豈可通乎訓麓爲錄由漢博士傅會改其師說水經注引野功說云鉅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尙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而縣取日焉水經注又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據鄭氏說大麓卽鉅鹿之地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有可致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據此則大麓之地實有可致不得以麓爲錄鄭注引古書與大傳同當卽大傳漢書曰納于大麓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王莽傳張棟引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莽改鑄錢書曰予前在大麓桓譚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尙書官矣班固燕然山銘曰納于大麓維清緝熙劉毅上鄧太后注紀疏曰覽總大麓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外則折衝內則大麓論衡正說篇曰尙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皆夏侯博士以麓爲錄之說而以烈風雷雨爲衆多並吉之喻又博士異說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天

論衡正說篇仲任又自爲說曰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乃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曰熾應許譏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法知其聖又吉驗篇曰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威類篇曰舜入大麓烈風雷雨亂龍篇曰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皆以麓爲山麓與正說篇所引尙書說三公位不同淮南子秦族訓曰旣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高誘注云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鹽鐵論除狹篇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蓋引用此經以大林爲大麓也王逸注楚辭遠遊云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內之也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案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外者也王仲任應山澤篇曰謹案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外皆以麓爲山麓陳忠乃陳寵之子寵引經晏甫刑與今文合則忠亦治今文說者後漢書劉曄傳載陳忠曰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則亦必以麓爲山麓是歐陽今文說與馬鄭古文說以麓爲山足初不殊異史公之說不誤堯必使舜入山林川澤者夏本紀曰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縣之治水無狀又言禹之治水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樁是禹之治水必入山林川澤則舜行視縣之治水亦必入山林川澤行視非一時之

事有時或遇暴風雷雨而舜不迷則天與之可知鄭注書序云入
麓伐木即經所云隨山乘木正歷試諸艱之一事入麓即入于大
麓此古說之僅存者列女傳曰選於林木入於大麓與鄭所云入
麓伐木義同御覽職官部五引春秋緯運斗樞曰赤龍負圖以出
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集發藏大麓占經引春秋緯元命
苞曰唐帝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右尉舜等百二十臣發視之藏
之大麓蓋亦以麓爲山麓如藏之名山之義與運斗樞說同鄭注
書序不誤而注大傳用博士傳會之說殊非伏生之旨魏公卿上
尊號奏曰遊大麓之遺訓魏受禪表曰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
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桓階等奏曰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
帝位直以大麓爲受禪之地則沿鄭君之說而更失之者也段玉
裁以山麓之說爲古文大錄之說爲今文蓋徒見今文說之誤者
解爲大錄不知今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爲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
文說也陳喬從說以山麓爲歐陽尙書周堪孔翳俱事夏旻勝授元帝經則
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尙書周堪孔翳俱事夏旻勝授元帝經則
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旻尙書分別甚痛。一作列風雷雨不迷
○今文亦作
列見王莽傳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續三載。○今文作三年。○史記
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續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五

三年矣絲星衍說乃言字疑衍文古文
互似乃故重出乃言二字史記文無之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台。○史記曰女登帝位舜

怡懌也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懌也史記自序曰
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怡說也又曰諸呂不台徐廣曰怡懌也
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尙書作不台即怡字史公作不懌蓋以
故訓代經漢書王莽傳引書曰舜讓于德不台今本作不嗣文選
李善注曰漢書音義曰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李賢注曰前書
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二李所見本是台字則今
本作不嗣乃後人據古文尙書改之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
讓孟堅用夏旻尙書本亦作不台與史記所據歐陽尙書不異不
當於王莽傳
獨作不嗣也

正月上日。○大傳曰上日元日馬曰上日朔日也鄭曰帝王易代莫
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

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錫瑞謹案鄭君蓋
用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
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漢書董仲舒傳曰孔子曰
亾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爲哉皆今文家言舜禹改正之事尙書中候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政改朔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
后氏漢皆以十一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緯書多同今文鄭君據以爲說也大
傳曰上日元日則上與元文異義同王引之說謂上句之善日非
謂朔日也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
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

受終于文祖 大傳曰受謂舜也史記五帝本紀曰文祖者堯太祖
也律書曰年者禪舜申戒文祖馬曰文祖天也天爲

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
隱曰尙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
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重屋周
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正義引帝命驗五府作天府又曰文祖
者赤帝標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
曰明堂江聲說帝堯火德赤帝之所感生故以文祖爲五府之大
名受終于文祖告感生之帝卽告天也孫星衍說荀子禮論王者
天太祖堯之祖黃帝必以配天馬說與史公合孝經云宗祀文王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府之帝唐時蓋以黃帝配之鄭說與
馬氏史公俱同義錫瑞謹案緯書多同今文鄭君亦用今文家說
明堂乃尊祖配天之處故史公以爲太祖馬以爲天各舉一偏言
之其實一也漢書王莽傳曰以漢高廟爲文祖廟莽自以己之代
漢如舜之代堯故以漢高廟比堯太祖廟是以文祖爲太祖廟與
史公說同論衡謹告篇曰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
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是以文祖爲天與馬氏同史公與王
仲任皆用歐陽尙書而一以爲太祖廟一以爲天足徵二說之異
而不異矣桓子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
於此此亦古說文祖卽明堂之證孔叢子以受終于文祖爲受命
於人經書不足據也中論爵祿篇曰故舜爲匹夫猶民
也及堯受終于文祖稱曰子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日齊中也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
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

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
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又玉海引大傳曰七政失位在人君之政
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
謂之爲政與御覽所引大傳不同孫星衍說大傳云旋機謂之北
極此蓋夏侯歐陽之說與史公殊玉海所引或歐陽之說又與夏

疾不同錫瑞謹案孫氏以大傳云旋機爲北極爲今文說史記云北斗爲玉衡爲古文說非是以玉海所引大傳明以春秋夏天地人爲說不當又有日月五星也史記律書曰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璣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索隱於填星下引文耀鉤曰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說郭引運斗樞曰天文地理各有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又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云與史記同斗第一天樞云云與索隱所引合又有旋星明旋星散璣星散玉衡星散云云此以旋機玉衡皆爲北斗文耀鉤以旋機爲中宿則近旋機北極之義蓋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績漢志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說苑辨物篇曰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璿璣句下孫星衍云疑脫玉衡謂斗九星也一句其說是也據星經說苑兼用大傳旋機北極星史記玉衡北斗之說漢書律厯志曰玉衡是北斗名玉衡而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是北斗名玉衡而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三

佐旋機北斗非卽旋機疑伏生專就北極言之史公專就北斗言爲古文也若玉海所引一古書簡略多不分析非大傳爲今文史記是古文說王伯厚誤引耳古書旋或作璇或作璇璣或作璿璣或作璿璣參錯不一據大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當以旋機爲正易乾鑿度曰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尙書中侯曰昔帝軒提象配承循璿璣注曰承長也循順也以長爲順斗機爲政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極機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漢堯廟碑曰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曰旋機離常詩思文正義引尙書旋機鈐不作璇璣史記據索隱則所見本作機今單行索隱亦作璿乃後人所改古書作旋機者與大傳合其或從玉者因馬鄭古文說以璇璣等書旋機字亦從玉以美玉爲之其字從玉淺人用其說遂改史記等書旋機字亦從玉以美玉爲之其字從玉故大傳史記不以機衡爲渾儀古無測五星法故大傳史記不以人主含天光據璿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揚子太元攤曰暹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甘泉賦曰攀璇璣而下視分行遊目乎三危李善注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長楊賦曰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玉衡與泰階對舉亦以爲星名劉歆遂初賦曰惟太階之修闕兮機衡爲之難運懼魁杓之

前後今遂隆集於河濱子駿習古文尙書者而以機衡與太階魁
約並言則以爲星名與今文不異其時馬鄭異說尙未出也後漢
書郎顛傳曰璇璣動作與天相應續漢書律厯志曰昔者聖人之
作厯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傳殺明帝律曰璇璣所建靡不奄
有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又禮銘曰機衡建子萬物
含滋則以機衡爲斗建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曰升紫微平機衡
又後碑曰陟泰微准樞衡樞衡卽機衡也蔡邕巴郡太守謝表曰
周旋三臺充列機衡胡公碑曰內正機衡又曰入參機衡司空文
烈侯揚公碑曰璇璣運周七精循軌七精當卽七政九疑山碑曰
旋璣是承泰階以平亦以旋機與泰階並舉王逸一作旋一作璣蓋
九星以正機衡九思曰上察兮璇璣注云璇璣一作旋一作璣蓋
叔師本作旋機後人改之也察卽在之義九思下文云大火攝提
皆星名則亦以旋機爲星名矣注云璇璣天中故先察之是其明
證九思又曰策謀從兮翼機衡正文作機而注作璣正後人改之
參差不一之證以此推之則凡古書以旋機爲星名而其字從玉
者皆後人據馬鄭古文說妄改之耳馬鄭古文渾儀之說雖本緯
書然兩漢古義皆不如是江聲劉逢祿魏源已辨之大傳以旋
機爲北極本於周髀算經魏書古微說解已詳茲不復贅

肆類于上帝

書曰肆類于上帝李氏家書引亦作肆。今文一作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遂類于上帝。○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王莽傳引經皆作遂
類于上帝蓋今文尙書本然非故訓也五經異義今尙書夏侯
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
也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
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
書說而說文示部作禱云以事類祭天也仍從今尙書說蓋今古
文說本不相遠三代異物唐虞之禮不得以周禮繩之詩文王是
類是禱毛傳曰於內曰類於外曰禱爾雅釋天云是類是禱師祭
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

禋于六宗

○今文尙書亦作禋于六宗。○史記堯本紀封禪書漢

論衡祭意篇引皆作禋東觀漢記曰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
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
上從公卿議由是遂祭六宗續漢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
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
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尙昭注引李氏家
書曰司空李郃待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
禮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六合之中
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

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上從郤議據此則漢初已祭六宗皆用今文之義至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揚子太元元告曰神遊乎六宗范望注曰不居四時天地者為六宗論衡祭意篇引尙書曰禋于六宗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楚辭惜誦云戒六神以鄉服王逸注云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引尙書禋于六宗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呂氏春秋文同月令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諸書皆用今文義而非字作禮與鄭本同蓋三家異文非由後人改之也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禮白石神君碑云類帝禋宗皆作禮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何氏解詁引禮曰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禮稽命徵曰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六宗在五嶽四瀆之外則劉歆說為日月雷風山澤古尙書說為日月星辰泰山河海說皆非是且下文明言山川劉歆與古尙書說其謬明矣。一作渾于六宗。案今文尙書一作渾蓋假借字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渾于六宗此之謂也五經異義引今尙書歐陽夏疾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漢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據此則伏生謂天地四方者蓋東方在天地四時之間似異而實不異漢志變四時為四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其義亦不殊也何氏公羊解詁以祭天社稷宗廟六宗五嶽四瀆其餘山川並稱則於六宗亦用今文尙書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中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為說江聲說六宗即明堂大帝帝即天也亦稱六天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孫星衍說六宗為上下四方之宗不得如許氏所駁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俞正燮說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合遊神則亦漢人說太玄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大小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閏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誦云合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鄉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即虞夏書六宗按覲禮壇加方明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觀岳之禮而古經師無其義糶鷓麟鷓鷃似鷓之類歟向遠遊云訊九魁與六神下云指列宿以白情詠五帝以置辭北斗為我折中太一為予聽之列宿北斗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惜誦六神義槩六神劉向治今文學或有所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射覽尙書之文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祭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卽劉說也。一作煙于六宗。路史餘論云禮于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是羅氏所據大傳本傳作煙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與路史所引合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是鄭據書禮于六宗之文以注禮也東觀漢記曰光武卽帝位燔燎告天禮于六宗續漢書禮儀志云六宗燔燎大火燃有司告事畢與路史合

望于山川

同白石神君碑云類帝禮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所引亦今文尙書也陳喬樞說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一作望秩于山川。漢書郊祀志王莽傳類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皆作望秩于山川說苑辨物篇曰山川何以視于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于男也書曰禮于六宗望秩山川漢書敘傳云類帝禮宗望秩山川黃圖載元始儀兩引望秩山川東觀書趙熹請封禪言望秩羣神以承天心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禮蓋今文尙書多秩字與下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文同趙熹張昶皆引此經禮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文也鄭注大傳引經望秩于山川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皆用今文尙書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音

徧于羣神

今文尙書亦作徧于羣神黃圖載元始儀作徧于羣神說苑辨物篇漢書王莽傳論衡祭意篇白石神君碑魏公卿上尊號奏皆引徧于羣神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附鄭注古文班或爲辨辨辨一字儀禮鄉飲酒禮大射儀鄭注云今文辨皆爲徧是辨爲古文班與徧皆今文然班辨一聲之轉辨徧音近故古亦通用不盡由後人改之。一作班于羣神辨于羣神。光武封泰山刻石文黃圖載元始儀揚雄太常箴皆引班于羣神蓋今文作班史記作辨徐廣曰辨音班從今文讀也樊毅修西岳廟記云辨于羣神

輯五瑞

今文作揖五瑞。史記本紀漢書郊祀志魏封孔羨碑引皆作揖白虎通瑞贊篇曰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尙書輯五瑞輯四岳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兌見於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

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璋以起土功發衆何璋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何璋之爲言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錫瑞謹案據白虎通義則今文家說以珪璧琮璋璋爲五瑞亦卽下文五玉焦氏易林需之井否之訟皆云珪璧琮璋璋執贊見王漸之履云圭璧琮璋執贊見王是古以珪璧琮璋璋皆爲見王之贊易林四字爲句故或言璋不及璜或言璜不及璋互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璋璋五玉盡凶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與白虎通言五玉所施正同焦延壽何劭公皆習今文故皆與白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壹

虎通義合馬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據白虎通爵篇引含文嘉禮記王制鄭注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當從今文家說爲正白虎通朝聘篇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觀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尙書曰輯五瑞

旣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今文作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記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引經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記本紀封禪

故訓改經班孟堅則不然而史漢所引皆同蓋皆引用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本異也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曾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白虎通瑞贊篇引大傳文曰珪所以還何以爲珪信瑞也歲二月東巡守。漢書郊祀志禮王制皆作守班習夏侯尙書戴記與夏侯尙書同一師承蓋夏侯本作守也白虎通亦出於班氏據其故訓亦當作守後人加夏侯耳史記作狩或歐陽本不同集解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元曰建

卯之月也公羊疏引鄭多歲二月者正歲六月經於三月陳喬縱說攷上文正月上月爲堯正建丑之月則建卯當爲三月正歲謂夏之正月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又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錫瑞謹案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卽位爲天子五年一巡狩之耳羅泌正本緯書知爲受終後五年者以下云五載一巡狩之耳羅泌路史非之曰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爲受終後五年非也羅據大傳說似更塙

至于岱宗柴

史記曰岱宗泰山也錫瑞謹案至于岱宗柴今文家

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尙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美

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又山澤篇曰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是以至于岱宗柴卽是封禪今文義也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下與今本略同白虎通巡狩篇曰嶽之爲言擗也擗功德也東方爲岱宗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東觀漢記曰鴻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又曰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是古皆以柴字斷句不連望字爲義。今文一作至于岱宗柴。段玉裁說今本作柴漢以後人所改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此及王制柴字蓋本皆作柴白虎通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尙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當作柴引此書以證巡狩必祭天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亦當作柴說文示部作柴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又禱字下云古文柴禱爲古文則柴爲今文揚雄甘泉賦曰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樊毅修華嶽碑云故帝舜受堯厥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柴燎埋埋此今文作柴之證而漢人引經亦作柴者漢時中文通行取其便俗故中文有俗字西嶽華山碑云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

柴祭燔燎此石刻之可據者而作狩作柴與史記文合是知史記之狩字柴字非後人改之也又案鄭君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正義曰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此為祭靈威仰蓋今文義

望秩于山川

○今文作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亦作望秩于山川

刻石文曰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蓋引此經以明巡守封禪之義也周頌時邁篇鄭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偏于羣神則鄭所據尚書亦多一句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與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下文正同孔穎達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偏于羣神此一句衍文蓋不知今文與古文不同也其或作班或作徧者亦猶前文所據本異耳白虎通封禪篇曰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班氏所據今文尚書亦有班于羣神一句史記封禪書引尚書無此四字或歐陽本無之

肆覲東后

○今文作遂覲東后○史記封禪書引作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厯志祭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白虎通巡狩篇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經皆作遂

○一作遂見東后○史記本紀作遂見東方君長以東方君長釋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東后乃以故訓代經肆覲作遂見蓋今文尚書漢書郊祀志周禮大行人注風俗通山澤篇引皆作遂見郊祀志曰東后者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

○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作協○今文一作叶時月正日○白虎通巡狩篇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月

令章句引皆作叶史記作合故訓字

同律度量衡

錫瑞謹案同律度量衡之同古書皆不以為陰呂漢書律厯志云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

民信也上加乃字則同謂齊等又曰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呂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尺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量衡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也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無一語及同又曰同律審度量衡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

繩亦不以同爲實義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師古曰
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是不以同別爲一物尤明新莽量銘云改
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協時月正
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白虎通巡狩篇考禮義雜作正法度同
律麻叶時月皆爲民也張衡東京賦曰同衡律而一軌量亦以同
爲齊等之義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仲春
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衡石魏封孔羨碑鈞衡石同度量皆不
以同爲陰呂與鄭周禮注義異鄭君蓋以周禮典同同是陰律故
取以釋此經是亦鄭據古周禮說以易多尙書蓋本夏侯也書
文一作乃同律度量衡○漢志引虞書多尙書蓋本夏侯也書

修五禮五玉

○今文作修五禮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

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尙書
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孫星衍說大傳五玉作
五樂見虞夏傳云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
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奮陽儀伯之樂舞藝其歌聲
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謠
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
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偁其歌聲
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都弭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陽曰緹緹并論八音四
會又云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
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於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箴以爲
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
化也七始天統也漢書郊祀志五玉亦作五樂是今文有五樂在
五禮之下或卽五玉之異文陳喬樞說王制云禮樂制度衣服正
之則其所據尙書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足與郊祀志互相
證明漢書多用夏侯尙書禮記與夏侯尙書同一師承故昭合也
後人傳寫史漢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
以有作樂作玉之不同耳錫瑞謹案據大傳與義志不完經文五
字無疑然帛所以薦玉下有三帛字無五玉則文義不完經文又
樂五玉皆當有之廣韻帛字注引大傳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則又
存五玉而去五樂非大傳之舊也今本大傳作舞齊落歌曰緹緹
與孫所引小異師古釋五樂之名必有所受蓋出服虔如淳諸人
舊注今文

遺說也

三帛

史記集解引馬注曰三狐所執也鄭注曰帛所以薦玉也必

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
繒通典引中候曰高陽氏尙赤薦玉以赤繒高辛氏尙黑薦玉以
黑繒陶唐氏尙白薦玉以白繒錫瑞謹案馬用古周禮狐執皮帛

之說虞時不聞有三狐則其說非也鄭說本中候與大傳三統三正之義合當是今文家說檀弓正義推鄭之意謂堯以十二月爲正尙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繪高辛氏以三月爲正尙黑故其後用黑繪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尙赤故其後用赤繪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一月爲正尙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尙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羲以上未聞禮緯合文嘉曰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曰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宋是鄭君弟子與鄭說不同二生。今文作二牲。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風俗通山澤篇續漢書祭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皆作牲史記本紀白虎通作生疑後人改之孫星衍說二生古文皆作鹿鹿通文質篇云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惻福也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侯之德全卿大夫贊古以麋鹿今以羔雁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麋執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據此知唐虞時二生是麋鹿非羔雁也

一死 馬注曰一死雉士所執白虎通瑞贊篇曰士以雉爲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弔

贊。今文作爲擊。史記本紀作爲擊漢書郊祀志作爲贊蓋今文尙書多爲字贊俗字當從史記作擊封禪書作贊無爲字乃後人改之

如五器卒乃復

馬注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注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馬鄭二注不同未知孰與今文義合鄭以菽祖爲文祖與今文尙書禰祖異則鄭用古文說馬以卒爲禮終復爲還玉

疑用今文說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今文岳一作嶽。孫星衍說大傳說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爲霍山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潯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爲南嶽皆今文說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孔安國古文說也又云霍山爲南嶽用今文說也郭璞注云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

嵩山也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爲霍山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潯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爲南嶽皆今文說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孔安國古文說也又云霍山爲南嶽用今文說也郭璞注云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

之舊非以霍山爲南嶽始自漢武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岳周氏以霍山爲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也周禮以衡山爲南嶽唐虞南嶽即霍山也竊疑經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則舜都平陽吉行五十里計一經至霍山若南衡山遠遠且又踰江不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爲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大傳云中祀大交霍山鄭注謂五月南巡守所祭是鄭從今文說說苑辨物篇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說文曰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太室許叔重治古文其言五嶽亦從今日說御覽引義宗云南岳謂之霍霍謂之言陽氣用事盛陽之日護養萬物故以爲稱也廣雅釋山云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華山謂之太華常山謂之恆山外方謂之嵩高峻嶮謂之衡山以霍山列泰華之間而衡山別見於後則亦以霍山爲南嶽矣漢人固於所見率以霍山南嶽爲漢制說苑諸書皆本漢制言之大傳明在漢武前又謂大傳作於歐陽張生並疑爾雅後一說爲漢人屏入不知以霍山爲南嶽其說甚古楚辭天問云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注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采藥荆蠻是吳地非楚地屈子所云於是遂止而不還也案太伯采藥荆蠻是吳地非楚地屈子所云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卑

南嶽亦謂霍山非謂衡山也淺人所以致疑者衡霍兩山皆有二名古多謂霍爲衡後多謂衡爲霍封禪書云南嶽衡山也初疑史公用堯典古文說攷黠有列傳九江廬山衡山豫章郡皆屬淮南衡山列傳徙爲衡山王江西北皆卽霍山又始皇本紀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案由淮水至南郡不過今之衡山衡山又在湘山南此云之衡山亦卽霍山與淮水近然則封禪書之衡山亦是霍山非別用古文說矣孫引郭注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攷詩書左傳疏皆無此十字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今文岳一作嶽。史記曰西嶽華山白虎通巡狩篇曰西方爲華山者

何華之爲言稷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稷也風俗通山澤篇曰西岳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今文岳一作嶽。史記曰北嶽恆山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風俗通山澤篇曰北方爲恆山白虎通又曰北方爲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

如西禮。何氏公羊解詁引如西禮蓋今文尙書馬本作如初禮則古文尙書姚方與禱采馬王之義而故從今文以示異於

本不同則必用王肅本王肅嘗習今文尙書故從今文以示異於馬鄭古文也。今文如西禮下一本有還至嵩如初禮句。何氏

公羊解詁引尙書如西禮下曰遷至嵩如初禮陳喬樞說如西禮
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文又云中
嶽嵩高也漢書郊禮志亦同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邵公解詁
所引尙書曰云云真今文家之本也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
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
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
居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古文本文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
劬公則補經文曰遷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
祀志爲蛇足矣喬樞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
巡焉者蓋指觀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諸
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爲首善
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巽命其榮祭及望山川班羣
神之禮中嶽亦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錫瑞
謹案嵩高爲王者所居惟於東周爲合若唐虞都蒲坂平陽嵩高
豈王者所居乎應仲遠兼通今古文風俗通義所云蓋用古文說
而以周制說虞制殊爲疎失陳氏申今文說而不知虞時嵩山非
王都其說亦未爲得也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
也又曰分定於五此伏生實以嵩山列五嶽之中爾雅釋山嵩高
不崇朝而雨天下是伏生實以嵩山列五嶽之中爾雅釋山嵩高
爲中岳白虎通巡狩篇曰中央爲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中央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聖

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皆與今
文說合不必王者所居乃爲中嶽也近人有以霍太山爲唐虞中
嶽者亦非古義

歸格于藝祖用特

○今文作歸假于禰祖用特亦作歸假于祖禰

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又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
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
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出必告廟
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假于祖禰三軍篇曰王
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解詁作禰祖禮王之制史記本紀說苑修
文篇後漢書肅宗紀安帝紀皆作祖禰錫瑞謹案或作禰祖或作
祖禰蓋傳本偶異而今文義不異故白虎通引書一作祖禰一作
禰祖也禮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諸侯相見必
告于禰又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王制亦曰
天子將出造乎禰義雖不備而與夫傳白虎通說同禮記與夏筮
尙書同一師承班氏亦帛帛告于祖載於齊車者蓋無遷廟大傳以
以遷廟主行又云以幣帛告于祖載於齊車者蓋無遷廟大傳以
幣帛故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下卽大

傳所引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諸侯出必將圭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廟遂圭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較大傳尤詳明大傳云告祖不云告廟蓋舉祖以貶廟段玉裁云淺人刪去大傳廟字恐未必然今本白虎通三軍篇廟祖作堯祖段以為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是也

五載一巡守 大傳作五載一巡守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作五載一巡守五載一巡狩案白虎通四時篇有二帝言載之文則

今文有作載者非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五載一巡狩亦作五歲壹巡狩○史記本紀作歲也白虎通巡守篇曰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天狩是今文尙書作歲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風俗通山澤篇曰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御覽引逸禮曰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公羊隱八年傳何氏解詁曰三年一使三公糾陟疏云書傳文又曰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疏云堯典文陳壽祺說堯典無此文蓋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耳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皇

羣后四朝 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乎天子何氏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陳喬樞說攻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尙書異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尙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堯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尙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迷迭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時朝于方嶽之下而所分五部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

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從劬公之說爲長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納賈以觀民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

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

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攷黜篇曰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

矢鉞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考其書章帝詔敷

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後漢書與服志書曰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續漢書與服志書曰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尙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

禮也○今文敷一作傳○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

讀曰敷今文尙書敷多作傳敷土作傳敷聞作傳聞可證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史記作徧告

以故訓代之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聖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澗川史記作肇十有二州決川無封十有二山句蓋史公洧文澗作決故

訓字錫瑞謹案兆肇古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

四郊鄭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與大傳注義同說文作垵引周禮曰垵五帝于四郊然則垵爲古文兆乃今文澗借字肇乃今文通段

字史公作肇義當與大傳作兆不殊古文尙書蓋同史記作肇馬鄭以爲肇當訓始故云分齊爲營州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

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蓋本之漢志冀北創幽部之名據齊起幽營之號此或古文尙書本以肇十有二州居上或後人據馬鄭

注移易其文皆未可知要與大傳今文義不合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

九州又谷禾傳承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孟康注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爲十二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

爲九州據今文家說則十二州之分實因洪水之故蓋州本水中可居之名洪水橫流天下分絕水中可居者十有二處因分爲十

二州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西漢今文無分九州之後則分九州爲十如馬鄭之義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說若

二又合十二爲九紛紛更置不太煩乎江聲說先儒以肇之言始解爲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當如

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為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歷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為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於某次則灾祥應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今文一作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澹川。大傳曰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澹川。鄭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為之名鄭以兆為兆之假借蓋今文家說如是故兆十有二州在封十有二山之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州之為言殊也合同類

異其界也

象以典刑

今文說以為畫象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刑襍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

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臍者以墨幪其臍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周禮疏引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襍屨中罪赭衣襍屨下罪襍屨而已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注引孔子曰五帝畫象世順機徐疏以為孝經說疏曰其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之而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即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綈注云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畫

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屨屨屨也下刑墨幪幪中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是也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臍者以墨蒙其臍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襍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史記孝文帝本紀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儆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元帝紀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揚雄延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續亂茲平民不回不辟又曰唐虞象刑天民是全論衡儒增篇曰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風俗通曰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曰謹案尙書夏禹始作肉刑周禮司圜注曰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三國志魏明帝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勿刑皆有象說也今文說以象刑為畫象其義甚古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嬰共艾畢菲紲屨殺赭衣而不純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刑以艾鞮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皆與今文義合大傳言刑無宮蓋有缺佚又上刑當云赭衣不純墨蒙襍屨中刑易一之義合據鄭注則今本大傳有缺文觀孝經緯三中刑見孝經緯言一之義合據鄭注下罪襍屨大傳言下刑墨蒙則所傳之異也

流宥五刑

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與服制度姦軌盜襲傷人者

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孫星衍說此則五刑之條目亦

飾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知此五刑為畫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

見其輕於傷體膚也錫瑞謹案古說象刑皆與今文義合而後世

疑之者蓋疑五刑但飾畫象則五刑反輕於流宥或云象刑成罪

不復齒故重似亦不然疑所謂流宥五刑者流放之人又畫五刑

之象以別異之如王制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而玉藻有元冠編

武不齒之服也

鞭作官刑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詔曰鈞鑕之屬慘苦無極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三國志魏明帝紀詔曰鞭作官刑所

以糾慢忘也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韋昭國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皇

眚災肆赦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孫星衍說左氏傳云非日月之眚不赦注眚猶災也是日月之食謂之眚尙書緯曰當赦不赦月為之食是今文有說此眚災為月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曰若月行疾則君刑緩行遲則君刑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眚災肆赦

今文一作眚我過赦史記作眚我過赦

怙終賊刑孝經援神契曰刑者側也過出罪施側為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尙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大傳曰不赦有過謂之賊孫星衍說怙終賊刑者言怙過不改則不赦也此有虞氏之施刑雖不赦亦衣之畫象而已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陳喬樞說案漢書儒林傳言鄭寬中

習小夏侯尙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案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刑之恤今文一作惟刑之恤哉史記

作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讎哉爾雅曰讎靜也恤得與讎通者詩周頌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讎以溢我廣韻引云讎以

讎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云何以恤我是讎與恤相通之驗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大戴禮淮南子引皆作幽州漢書王莽傳曰流荼于幽州則今文尙書亦作幽州○今文幽州一作幽陵

○史記五帝紀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

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

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

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徐廣曰變一作變索隱曰變謂變其

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變變和也正義曰言四凶流四

裔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爲中國之風俗也漢書刑法志曰唐虞之

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論衡恢

國篇曰共工之行靖言庸回謹兜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

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

放流死于不毛錫瑞謹案大戴禮亦云以變北狄以變南蠻以變

西戎以變東夷與史記同變者謂流四凶於四夷使變夷狄之俗

同於中國蓋用夏變夷非如索隱之說用夷變夏使同於夷狄也

徐廣云作變則古本史記一作變字謂使四凶變和夷狄班固西

都賦曰北變丁令其所據史記蓋作變也蓋四凶皆有過人之才

故使變和夷狄之俗夏本紀曰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吳

蘇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是因殛而死殛非刑也楚辭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曰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赦其罪也漢書鮑宣傳曰堯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劉向傳曰故舜有四放之罰息夫躬傳贊曰書堯放四罪後漢書楊震傳曰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是殛亦放也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敷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統說分別甚明蓋唐虞本無肉刑故四凶之罪止于流放也後漢書朱浮傳樊榦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向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一作幽都○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則今文亦作幽都與莊子在宥篇合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今文作放助乃殛落亦作放助乃殛落

名釋喪制曰祖落祖祫也福祚殞落也祖亦往也言往去落也段

玉裁說孟子曰秋繁露帝王世紀皆作放助字董子用今文尙書

者許叔重皇甫士安用古文尙書者疑古文尙書文作放助今文尙書

皆不作帝也說文無落字當是古文尙書文作繁露爾雅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尙書錫瑞謹案中候攷靈耀皆作放助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亦或作助或作勳也祖落祖字孟子爾雅論衡氣

壽篇皆作徂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云徂落不留祝長嚴訢碑云
顛實徂落劉歆遂初賦幾不免乎徂落是今文作徂落與說文引
古文作徂
無落字異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白虎通四時篇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

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
王言年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年謂
三王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引書作載其說分明可據闇玉裁謂
後人改之非也崔瑗和帝誄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用今文尚
書作三載。今文三載一作三年。孟子引經作三年史記五帝
紀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
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
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九十八年春秋繁露燠執多篇堯
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
喪考妣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白
虎通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殂落
死者各自見義堯見稽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亾人死謂之喪
言其喪亾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何為孝子不忍言尚書
曰武王既喪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孝子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望

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
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但無不
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走道路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供
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
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後漢書李
固傳曰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
趙岐孟子注曰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
不作哀思甚也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
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遏
密一作闕密。春秋繁露引作闕

月正元日
帝王世紀曰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

度災言有虞以十一月為正此時舜已改正故以夏之仲冬月為

月正也漢書王莽傳曰首冠以戊子為元日師古曰元善也辭綜

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

舜格于文祖
孫星衍說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
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
帝配也江聲說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今文作詢于四嶽辟四門明

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僅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

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韓詩外傳曰故

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

四聰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

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潛夫論明闇篇曰夫堯舜之治闢四

門明四目道四聰彈精竭慮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繇

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河顧命達殷文尚書達誓不

文尚書皆作通禹貢達于河作通于河顧命達殷文尚書達誓不

達作不通可證故漢人引此經皆作通四聰漢書晁錯傳云近者

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亦用此經義也惟說苑君道篇引作達蓋後

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如今本潛夫論亦誤改爲達矣陳喬樞本仍

作達不作通與今文尚書不合。一作闢四門。大傳曰帝猶反

側晨與闢四門來仁賢漢書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郵壽傳班

昭傳潛夫論風俗通引皆作闢。一作開四聰亦作開四窗。後

漢書郵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魯丕傳

丕上疏曰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班昭傳四門開四窗唐虞

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風俗通十反篇曰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

詠博求左氏文十八年傳杜預注曰闢四門達四窗以賓禮衆賢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吳

段玉裁說蓋尚書本作窗或字窗又窗之俗體聰又窗之同
音字作窗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悅尼可讀爲昵庸
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陳喬樞說尚書釋文無
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尚書作聰可知也史記五
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尚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
當是大小夏侯尚書之文矣據郵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聰象
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闢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爲窗者歟錫
瑞謹案風俗通云開窗何敞班昭引皆作開則三家尚書必有或
作開四聰開四窗者漢楊叔恭殘碑云開聰四聽亦是其證陳本
不載今文開字之異失之杜注引作達四窗達字疑後人改俞樾
說釋名釋宮室曰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聰也是聰聽聲近而義
通關四門所以明四目也達四窗所以達四聰也門與目聲義俱
隔故兩言之窗與聰聲義俱通故一言之古明堂之制四窗爲兩
夾兩夾皆有窗故曰四窗兩夾窗白盛四窗卽四窗之窗也四門
在前故以喻目四
窗在旁故以喻耳

咨十有二牧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

民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

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旒旗訪三爛凡十有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

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漢書朱博傳何武翟方進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百官公卿表敘引十有二牧應劭曰牧州牧也陳喬樞說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般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十有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尙書之訓錫瑞謹案白虎通亦用今文家說而其義不同使大夫牧諸侯蓋本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之義不如何武應劭之說爲長大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疑四嶽外更置八伯蓋四方每方立一嶽每方又立二伯以佐嶽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侯之比四嶽八伯合之卽十二牧胡益之以爲四岳寓於十二牧其說近是鄭君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與大傳不合史記數二十二牧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十人後又歷舉其功與十二牧之功則以十人合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可知二十二人中無四嶽則四嶽卽在十二牧中亦可

知伏生史公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曰食哉惟時

案食哉疑是欽哉因偏旁形似缺餽譌脫然無左證未敢據定陳喬樞從經改經字作欽殊嫌專輒

柔遠能邇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引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說苑君道篇曰十二牧方三人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兗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親近安遠卽柔遠能邇也今文說以柔遠與能邇相對僞孔說非是○今文一作深遠而邇○漢晉郵班碑作深遠而邇漢碑柔

多作深能而古通用見禮運正義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史記曰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孫星衍說史

公說爲論帝德者已下皆述堯之德信賢遠佞不以爲己之美事也錫瑞謹案漢衡方碑云敦履允元孔彪碑云惇懿允元疑今文尙書惇德字有作敦履與惇懿者而漢官儀靈帝策書曰司徒胡廣惇德允元則今文尙書亦作德衡方孔彪二碑或以意改經字耳史記亦作厚德未敢據碑改經○今文一作蠻夷帥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錫瑞謹案儀禮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鄭注古文帥皆作率帥大夫以入鄭注古文帥爲率古文作率則今文多作帥可知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毛用古文韓用今文亦其證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史記五帝本紀舜謂

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又夏木紀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錫瑞謹案今文宅爲度史

公蓋以居訓度也史公釋度百揆爲居官蓋不以百揆爲官名說見上入于百揆

俞曰伯禹作司空

史公曰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錫瑞謹案

帝功蓋謂爲司空即可美帝功非謂由司空遷伯禹始爲司空可美也尙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說苑鹽鐵論潛夫論論衡吳越春秋皆曰禹爲司空不曰禹爲百揆是今文家說無以百揆爲官名者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又曰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於地公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地又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徵見著漢官解詁曰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皆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與五經異義所引今尙書夏侯歐陽說皆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與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是古天子止有三公不得於三公之上更立一百揆之官也鄭君云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此鄭別創異說卽僞孔之所本或云禹由冬官進居天官皆非古義今文家無此說也

帝曰俞咨禹

史記夏本紀作嗟然段玉裁說疑今文尙書咨在俞上也錫瑞謹案五帝紀作然嗟則史公所據本亦作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辛

俞咨段說非是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今文惟作維○史記五帝本紀作維是勉哉夏本紀作維是勉之則今文尙書作維時

懋哉與說文引虞書時維懋哉異史公作是作勉以故訓代之耳僞孔名爲古文乃從今文與說文違異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史記作與皋陶用故訓字據禹貢朔南暨聲教史記亦作暨則此經史公

所據本或作暨錫瑞謹案尙書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帝堯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讓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中候言禹讓益歸與此讓稷契皋陶不同者彼在堯時始爲司空之時故與此異也○今文一作泉咎絲○說文泉咎與詞也虞書曰泉咎絲累古文泉累爲古文則今文尙書或亦作泉漢三家尙書夏侯多參用古字見漢書皋陶漢書百官志作咎繇與說文引書文相近則作泉或亦夏侯本數

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

○今文作黎民阻飢○史記作始飢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飢

祖始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馬注祖始也從今文

鄭用古文
讀爲阻

汝后稷播時百穀

○今文作女居稷。列女棄母姜嫄傳曰堯使

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論衡初稟篇曰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鄭注亦云汝居稷官又箋詩魯頌閟宮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尙書本作居稷於義爲長正義曰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似也此亦強說舜命其臣不當從尊稱疑作后直是誤字后與居形似又經傳多言后稷故因而致誤史記周本紀云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郟號曰后稷據史公號曰后稷之文則上文爾后稷之后亦當本是居字蓋因帝使居稷故號曰后稷也若上已云爾后稷下又云號曰后稷不亦贅乎以此推之則五帝紀之汝后稷亦當爲汝居稷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世后稷不辭亦當是世居稷列女傳云世世居稷此世居稷之明證也作后者皆淺人所改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今文作五品不馴亦作五品不訓

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又曰臣冬獄主尊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至

孝經援神契曰五更者訓於五品漢書霍光傳云五品以訓韋賢傳韋元成自劾責詩曰五品以訓王莽傳曰五品乃訓漢紀曰契作司徒訓五品後漢書鄧禹傳曰五品不訓陳蕃傳曰齊七政訓五典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蔡邕獨斷曰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胡公碑曰訓五品於司徒又曰訓五品於羣黎太尉楊公碑曰將訓品物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鄭注周禮地官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皆用今文尙書說苑貴德篇引作五品不遜子政用今文亦當作訓後人據古文尙書改之

汝作司徒

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書及曰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

敬敷五教

○今文作而敬敷五教。史記五帝本紀殷本紀皆作

而敬敷五教列女傳引經亦作而敬敷五教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則今文家說五教與左氏傳同義今文尙書敬敷五教上多一而字也足利古本亦有而字陳喬樞本未引。一作祇傳五教。漢孔宙碑云祇傳五教三家今文異字也今文敷多作傳陳喬樞本亦未引

在寬 ○今文作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作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後漢書質帝紀注鄧禹傳大司徒策文續漢志注引夏勤策文袁宏後漢紀鄭君商頌譜引書皆重五教二字後漢書明帝紀和帝紀王暢傳寇榮傳亦皆云五教在寬。唐石經五教下猶疊五教二字是今文與古文並有之也。史記五帝紀不重五教二字後人刪之。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 史記五帝紀漢書刑法食貨志王莽匈奴傳後漢書馮緄傳皆作猾是今文尚書作猾夏也。孔宙碑云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寧俞越說東嶽黔首亦華夏之人也。而云猾夏殊不可通竊疑虛書猾夏尚有別解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父從頁從白曰兩手又兩足也。此說蓋不可說夏中國之人有首有手有足而外國之人無之歟。又豈中國所以為中國者止以有首有手有足歟。說文又有變字曰貪獸也。又曰母猴似人從頁已止又其手足然則夏變二字其意正同而一以為中國之人一以為貪獸何歟。愚謂夏變二字音相遠而意正同。變從手則為擾亂字疑夏字亦有擾亂之義。故漢碑擾字往往作擾李翊碑時益部擾攘樊斂碑京師擾攘周公禮殿記會值擾亂皆省變為夏。蓋由義本相通不得竟謂漢隸之苟且也。古語以猾夏二字連文同義猾亂也。夏亦亂也。案俞說甚有理可即孔宙碑以攷今文異說之遺。○今文一作蠻夷猾夏。○大傳作滑潛夫論志氏

族篇亦引作滑法言孝至篇云宗夷滑夏則今文尚書作滑夏。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作猾蓋篆體從水從大之字偏旁相似而誤。白虎通禮樂篇曰何以名為蠻夷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因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蠻者執心違邪風俗通曰東方曰夷東方仁好生萬物所觸地而生夷者所觸也。南方曰蠻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此今文家解蠻夷之說。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寇賊姦宄 ○今文作寇賊奸宄。○大傳作奸宄。○一作寇賊姦軌。姦軌王莽傳潛夫論高誘呂覽注則皆作姦宄。

汝作士 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孫星衍說據大傳曰虎通皐陶為司馬三公之職錫瑞謹案經列九官惟有司徒司空竝無司馬則虞時無司馬之官。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日司徒公二日司馬公三日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鄭注此夏時之官也。又王制注曰此夏制也。周禮序官疏引夏傳曰司馬在前攷工記序工疏引夏鄭注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道職各無正官名。鄭君兼通今文古文說孔穎達實為三公皆得見伏生大傳原本合觀諸說是大傳以司馬司徒司空為三公乃夏傳之文伏

原

生以爲夏制未以爲虞制其謂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亦卽後世司馬之職推言之未嘗明指孫陶爲司馬如孫氏之說也陳喬縱又以後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造官制尤不可據尙樂納言爲九卿其制非虞非周不今不古自造官制尤不可據尙書刑德放曰益爲司馬說苑君道篇曰契爲司馬論衡初稟篇曰棄事堯爲司馬蓋以司馬無明文故各以意言之其實虞時無司馬也史記與說苑修文篇皆曰臯陶爲大理獨斷曰唐虞曰士官史記曰臯陶爲理尙書曰臯陶作士是士卽理官漢書刑法志引孫卿曰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今文一書別本有多一師字者段玉裁云唐石經五刑有服之上疑其同僞大禹謨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案高誘引虞書曰汝作士師五刑有服則今文尙書汝作士下無明于五刑四字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孫星衍說服謂畫衣冠三就者就當讀如纁藉五就之就鄭注云成也大傳云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襍屨下刑墨幪所謂五刑之服有上中下三等故云三就法言云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辟三千古說無以

五刑爲肉辟者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壘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今文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克允。史記五帝紀五流有度

五度三居維明能信正義曰按謂度其遠近爲三等之居也潛夫論德化篇曰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臯陶以五刑三居孫星衍說史公宅俱爲度者王制云度地以居民五流者謂流有五刑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又云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帥循也不循教謂做狠不孝弟者遠方九州之外棘當爲棘焚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案王制殷禮所本古矣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鄭君引此經五流有宅似謂左右鄉一郊二遂三遠方東西二爲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錫瑞案王制與大傳相出入孫說可以補今文家說之遺若史記集解引馬融說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國語賈逵章昭注皆古文說與今文說象刑不合陳喬縱據爲今文非是。一作維明維允。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衡方碑用今文尙書云少曰文塞與今文合可證則今文尙書有作維明維允者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史記曰誰能馴子工皆曰垂可於是

以垂爲共工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共工
利器用應劭注曰爲共工理百工之事也

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今文作朱斯柏譽。漢書古今人表朱斯柏譽爲二人列上中朱及聲

近柏伯與
譽古通用

帝曰俞往哉汝諧。孫星衍說諧者借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借往治事案東觀漢記桓榮傳歐陽尚書博士缺上

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闓揚州從
事皇宏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闓爲議郎用此經文。

今文一作往才女諧。崔瑗河間相張
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才哉古通用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今文作禹曰益哉。史記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

鳥獸皆曰益可尙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段玉裁說
此當依馬鄭王毛詩秦誡正義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禹曰益哉帝曰俞益女作朕虞此用馬鄭王本不用方輿本文
選羽獵賦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中外茂善曰尙書帝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益女作朕虞李氏亦用馬鄭王本與
賦文禹任益虞之云相合五帝本紀作皆曰益可皆者僉之訓詰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畜

字也此今文尙書也錫瑞謹案揚子雲著述存於今者皆與今文
尙書相合則子雲亦習今文尙書不得困于雲好古文字遂傳會

以爲古文尙書也羽獵賦云禹任益虞則今文尙書亦作禹曰與
馬鄭王本同蓋今古文皆作禹曰惟方輿本作僉曰耳史記亦當

作禹曰今作皆曰乃後人據方輿本改
之陳喬樞謂今文尙書作僉曰非是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史記曰於是益爲朕虞漢書地理志曰

曰垂作共工恭作朕虞王莽傳曰更名水衡都尉曰子虞大理曰
作士少府曰共工漢紀曰垂作共工益朕虞錫瑞謹案兩漢人用

益典朕虞文選注引應劭曰垂共工益朕虞錫瑞謹案兩漢人用
今文尙書皆以朕虞二字爲官名王莽更水衡都尉曰子虞用今

文義也段玉裁云五帝本紀益主虞司馬未嘗并朕爲官名不知
史公明曰以益爲朕虞不云以益爲虞是史公以朕虞爲官名之

明證也書正義引鄭注云不直稱虞
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草木故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漢書古今人表有柏虎有仲熊有季熊

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卽益所讓之虎熊羆蓋朱虎熊羆四
人名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無朱止有三人則班氏似以朱虎爲

一人即柏虎朱虎熊羆共三人與鄭注以爲二人異亦不如段氏說以爲四人也

帝曰俞往哉汝諧史記曰遂以朱虎熊羆爲佐孫星衍云知諧字當訓作借審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今文岳作嶽。史記作嗟四嶽集解引馬融說漢書注應劭皆曰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蓋今古文說同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今文作咨爾伯。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

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星衍說此蓋今文說史公則作嗟伯夷是古文有夷字錫瑞謹案說非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其云伯夷乃史公以意增夷字猶以允子朱爲嗣子丹朱使人易曉耳若以多夷字卽屬古文則嗣子丹朱亦古文乎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陳杞世家曰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潛夫論志氏姓曰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是今文說以伯夷爲堯時四嶽故舜尊爲老臣而不名而伯夷卽在四嶽之中。一作柏夷。古今人表作柏夷。一作百夷。蔡邕彭城姜伯淮碑曰在皇唐蓋與四嶽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壹

共葉百夷能禮于神舜命秩宗爰封于呂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今文惟作維。史記曰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潔蔡邕胡公碑曰夙

夜惟寅以允帝命孔彪碑云直哉維清是漢人以四字爲句近人謂當於哉字絕句非是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論衡書虛篇曰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

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錫瑞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莽蓋用今文尙書以漢之太常典禮

故也伯夷不與舜同宗仲任以漢之宗正當之似誤

帝曰夔命汝典樂

史記漢書皆作夔。今文夔一作歸。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

尙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緯書多同今文蓋三家今文有作歸者

教胄子

今文作教育子亦作胄子。史記曰以夔爲典樂教梓子漢書禮樂志曰典者自卿大夫師替以下皆選有道德

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段

玉裁說古文尙書作胄子今文尙書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禘子
兩雅釋言育稚也邨風鄭箋云昔育之育稚也幽風鬻子之鬻斯
毛傳云鬻子稚子也史記多以訓誥字代經字此禘子即經之育
子楊雄宗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然則今文尙書作育子可
證也知古文尙書作胄子者釋文云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
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川王本爲音義馬本王本作胄
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即襲
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
文十四篇去部曰育養子使從善也從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
引今文尙書也陳喬縱說作育子者歐陽尙書志言國子者卿大
矣尙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
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是以胄子訓爲國子
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尙書皆作胄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尙
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卽本夏侯說歐陽尙書作育子而史記
以訓誥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釋不可以不養也許所云養之使
作善卽馬所云教長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尙
書當爲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尙書歐陽說也案陳說是

直而溫寬而栗

史記漢書皆作栗。衡方碑引作寬。栗蓋三家今文異字。

美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蔡邕太尉橋公廟碑曰剛而不虐蓋以意易之陳仲弓碑亦作剛而無虐傲漢志作敖師

古曰簡約而無敖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史記曰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今文一

樂志云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亦作哥詠言。漢書禮
言爲詩咏永也永長也歌所以長言之又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
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
之哥錫瑞謹案班氏引經與史公不同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之異義也班氏用夏侯說蓋以咏爲歌詠之詠不作永字解禮樂
志篇首云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瑟是以詠
爲實字其義甚明說文云歌詠也又哥聲也古文以爲哥字詠或
作咏是哥歌詠咏皆卽一字論衡謝短篇云尙書曰詩言志歌詠
言此時已有詩也仲任所據本與班氏同釋名釋樂器云人聲曰
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
葉也故充冀言歌聲如柯也劉熙訓歌字蓋用今文尙書歌詠言
之義史記於上句歌長言作長乃以故訓代經下句聲依永不
長仍爲永字上下異文疑史公所據經文上下兩永字其義必
有異若皆作永皆訓長上句歌長言可通下句聲依長不辭甚矣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釋文云永徐音詠徐仙民讀承爲詠蓋本今文尙書疑史記永字亦當讀詠若漢志明作咏字師古乃以承長之義解之非也陳喬樞謂當從史記作永蓋未解漢書作咏之義

律和聲 續漢書律厯志曰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春秋繁露正貫篇曰德在天地而

頌聲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風俗通聲音篇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樂緯叶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

○今文一作毋相奪倫。史記作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史記曰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此十二字也呂氏春秋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谿澗谷之音以歌頌籥乃以麋韜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五

磬之音以舞百獸樂緯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漢書劉向傳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禮樂志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風俗通聲音篇文同論衡感虛篇曰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尙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陳喬樞說尙書虞夏傳言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僕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今文一作擊磬拊石○漢紀引劉向說作擊磬疑今文異字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漢書賈捐之傳引書曰讒說殄

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惟舌以示小民所據今文尙書皆與古文相同揚雄尙書箴曰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于雲所據今文亦作讒說漢以尙書當古之納言也○今文一作朕聖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段玉裁說畏忌者

聖之訓故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孫星衍說漢景君碑殘偽易心殘殄聲相近疑卽用此文言其說齊給而行貪殘也案史記行作僞者古以作僞爲行周禮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疏謂後鄭以爲行濫又司市書者使亡鄭注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羣書治要崔實政論曰器械行浩潛夫論浮侈篇以牢爲行後漢書王符傳作破牢爲僞是行僞義同之證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蔡邕西鼎銘曰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

以尙之太傅胡公碑曰夙夜出納紹跡虞龍。今文納一作入。史記曰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揚雄尙書儀曰出入也命漢書百官公卿表漢紀皆曰出入帝命是今文尙書作出入也谷禾傳承對曰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維允後漢書李固傳固言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尙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尙書出納王命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尙書管王之喉舌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錫瑞謹案史記五帝本紀曰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

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文祖云云又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臯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癸

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肆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據史記之彭祖史公用今文家說二十二牧適符其數不及四嶽九官之外增彭祖者蓋祖史公合十二牧適符其數不及四嶽九官之外增彭祖者蓋之中故史公數二十二人之功不及四嶽九官之外增彭祖者蓋史公所據古說有之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舉舜彭祖而任之則彭祖自堯時已舉正與史公說合漢書儒林傳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是始昌爲伏生三傳弟子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戴德戴聖皆其弟子大小戴與大小夏侯同出始昌皆今文說實與史公說合說苑修文篇曰是故臯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極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子政之說正與史公說同或卽引用史記之文惟不及彭祖耳致今文家說炳如日星史公云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則二十二

人卽上所數之二十二牧及支斯朱虎熊羆爲二十五人蔡沈馬不數臯陶稷契而數四嶽鄭並不數四嶽而數爰斯伯與朱虎熊羆皇甫謚數九官十二牧及支斯朱虎熊羆爲二十五人蔡沈

以四嶽爲一人王引之以二十二人爲三十二人之誤紛紛臆說無一可通皆由不知折衷於今文江段孫陳知攷今文而不知引史記爲據殊不可解

欽哉惟時亮天功

衡方碑云剋亮天功。今文一作維時亮天工。漢儀夏勤策文云時亮天工蔡邕橋公廟碑云時亮天工陳太邱碑云惟亮天工皆作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論漢紀卷八後漢書楊賜傳引經皆作論漢紀卷八後漢書楊賜傳引經皆作

三載考績則今文尙書有作三載者不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三歲考績。錫瑞謹案今文尙書以三歲黜陟幽明爲句大傳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潛夫論上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者也風俗通山澤篇云嶽者獬功考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堯

德黜陟幽明也皆同大傳之義段玉裁云今文家皆於黜陟句絕其說非是。一作三考黜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亦以三考黜陟爲句史記曰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與史公訓幽明爲遠近以黜陟絕句白虎通考黜篇曰諸侯所以考黜者何又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後又兩引三考黜陟皆以陟字句絕漢書食貨志李尋傳三國志杜恕傳皆引三考黜陟與史記合蓋三家今文之異也考績有二說一以爲三攷始黜陟路史注引大傳曰九歲大考黜無職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紬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春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時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則以黜陟須至九年白虎通曰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尙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大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爲百里之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

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三公在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潛夫論三式篇曰是故三公在禮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皆以爲一考即黜陟與大傳繁露所云三考始黜陟不同黜陟爵土先後又有二說白虎通瑞鸞篇引書傳云三年珪不復少紬以爵六年珪不復少紬以地九年珪不復而地畢削與儀禮集注引書傳云諸侯有不率正者天子紬之一紬少紬以爵再紬則紬以地三紬而地畢其說略同白虎通又曰尙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而後紬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紬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則以爲先地後爵與大傳所云先爵後地異亦三公紬陟白虎通巡也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紬陟白虎通巡守篇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斨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是今文說以三歲考績爲三公述職之事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本

庶績咸熙

。今文一作庶績咸喜說見前

分北三苗

論衡率性篇曰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此蓋申釋舜所以分北三苗之意也賢者撫之以

恩不肖者施之以教孫星衍說此三苗似非竄三危者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服者衡山在南岐山之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不服案其事見淮南子鹽鐵論說苑諸書堯時三苗已竄三危此有苗不服在楚荊州之地是舜時三苗非堯時所竄也故呂氏春秋召類篇云舜卻有苗更易其俗淮南兵略訓云舜伐有苗修務訓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注云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鄭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分北者卽呂氏春秋所爲卻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今文作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史記五帝紀曰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

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段玉裁說三十在位今文尙書作
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年三十可致而知也司馬子長
據今文尙書作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
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
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齡球懼在位堯
退而老八歲而終至胤落九十八歲未在此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
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齡球懼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適百歲矣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孟子萬章篇曰五十而
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齡球懼
泓黜王孖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尙書古文尙書作三十
在位則不爲五十而慕之證矣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尙書正
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
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
歲也然則古文作登庸三十鄭注云三十當爲二十以今文正古
文故孔冲遠謂之讀此經也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
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尙書合此鄭之所以讀從
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
事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合
之今文尙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合
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夫戴與今文尙書合鄭君云登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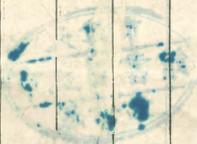
空

庸二十蓋古文尙書作登庸今文尙書作徵庸中庸鄭注曰徵或
爲登孫星衍說陟方者史公說尙守按巡守也錫瑞岳案白虎通
蒼梧者蓋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太考也錫瑞岳案白虎通
巡守篇曰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大者當爲喪主天下皆來
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卽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於蒼梧禹葬
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論衡書虛篇曰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
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
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
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
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其方
之中諸侯之來竝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
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
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
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
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據班孟堅王仲任說則
今文家以爲巡狩與史公義同而仲任自爲說以爲治水然舜禹
崩時已無水患舜禹分部治水其事絕不見他書近人又以虞時
南嶽爲九疑故舜南巡及之而據今文家說虞時南嶽是霍山並
非衡山若九疑爲南嶽其說尤不見他書皆臆說不足據也淮南
修務訓云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韋昭國語注云野死謂征有苗死

於蒼梧之野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則皆以為征苗不但巡狩以經攷之三考黜陟分北三苗之後卽繼以陟方乃死之文則舜之陟方必爲考績并分北三苗而往故國語云勤民事而野死今文說以爲巡狩征苗是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奎



受業 宋名璋 袁宗濂 校

國語云勤民事而野死今文說以爲巡狩征苗是也
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則皆以為征苗不但巡狩以經攷之三考黜陟分北三苗之後卽繼以陟方乃死之文則舜之陟方必爲考績并分北三苗而往故國語云勤民事而野死今文說以爲巡狩征苗是也

